

第十七本

卷九十四 不抄

卷九十五 不抄

卷九十六 今作卷七十七抄十七張

此三卷

卷九十七 今作卷七十二抄十六張序

卷九十八 今作卷七十三抄十四張

再九十五卷一末有佚卷遺
非利尚書集三序後因年一可
與名補入此卷之後

今抄每

半頁九

行每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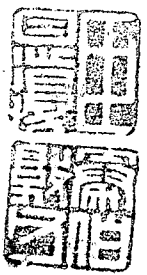
廿二字

後村先生大集全卷之九十四

序

甲申同班小錄

合天下選人至多也合天下京狀至少也以至少之數待
至多之求難矣况夫修為繫乎人遇合繫乎天在人者可
勉而在天者不可徵也噫愈難矣蘇明允有言蒞官六七
考求舉主五六人誰不能者病其法之易也然自明允為
此言幾二百年士大夫未有以改官為易者何也蓋慶歷
以來薦舉之制加密矣敏者十年滯者或三四年而後



得預於歲引之數夫惟選之遴故賢路通得之難故人情
勸試之久故民事練由今之法足矣烏得尚膠前論哉嘉
定甲申春上臨軒引陳誠之等故事有題名小錄因著其
說於篇首以侈上恩勵同志云

和平志 代人

舉一世所共榮者曰科目曰官職曰世家而已然是三者
續絕顯晦常不可必其或綿延一二百載絕而復續晦而
復顯則通天下以為罕見矣夫舉一世所共榮通天下所
罕見而萃於一州一邑謂之甚盛可也况萃於一里乎和

平里在邵武縣之南鄉里有危氏上官氏黃氏上官氏尤
盛自景祐至嘉定此三姓擢進士第者二十餘人入太學
預鄉賦纍纍不絕書起徒步至顯官因而傳子孫為世家
榜籍迭書衣冠襲起者不可以數計也烏辱盛哉然以科
目官職世家定榮悴盛衰蓋近世俗人之論吾聞古之君
子所謂歿而不朽者不在是也上官氏對策熙寧不附新
法晚入元祐黨籍其子留守汴都不屈於虜而死二公所
立如此近於天下之善士矣豈特足以重吾里哉先民有
言誰謂華高企其齊而既以自勉且勉里人

送陳東

金華葉潛仲君子人也曩仕于撫予捧檄至焉始定交後十年予從事廣西經畧使府潛仲適仲漕幕嶺外少公事多暇日子二人遊釣吟奕必俱神崖鬼洞東緼冒進唐鑑宋刻刻苔疾讀登噉放鶴俯湫呼龍平生樂事莫如桂州時也既而余二人考舉及格同日出嶺潛仲還婺余歸莆乃聞潛仲病卒悲夫尚忍言之陳君子東潛仲客也忽攜潛仲手鈔詩卷相訪又出潛仲之子字天啓者詩十數首字畫句法遂逼乃翁嗚呼潛仲可謂能教子矣子東惓惓交誼語潛仲平生輒慷慨涕下嗚呼潛仲可謂能取友矣昔人云生子當如孫仲謀殆為天啓發也又云見元賓之所與如見元賓殆為子東發也

劉圻父詩

余嘗病世之為唐律者膠擥淺易僞局才思千篇一體而為派家者則又馳騫廣遠蕩棄幅尺一嗅味盡麻沙劉君圻父融液衆格自為一家短章有孔鸞之麗大篇有鯢鵬之壯枯槁之中含腴澤舒肆之中富摯斂非深於詩者不能也矧其貴山林賤城市視蟬冕如布衣見朱門如蓬戶

靜定之言多躁動之意少庶幾乎冲澹以自守遺佚而不
怨者矣雖然文以氣為主少銳老惰人莫不然世謂鮑照
江淹晚節才盡余獨以為氣有情而才無盡子美夔州介
甫鍾山以後所作豈以老而惰哉余幼亦酷嗜歲月幾何
顏髮益蒼事物奪其外憂患攻其內耗亡銷鏹不復有一
字矣圻父幸在世故膠擾之外為事物憂患之所恕養氣
益克下語益妙它日余將求續集而觀老筆焉

送高上人

儒詆釋為夷教義理一也豈有華夷之辨哉吾聞身毒罽

賓諸國皆有城郭居民其法度教令雖不可得而詳竊意
其獎忠孝而禁悖逆大指無以異於中華不然則其類滅
而國墟矣如世所傳賢沙黃檗之事在人為悖子在物為
梟獍非特中華之所禁固身毒罽賓之王之所必誅者也
凡釋皆宗釋迦彼以王子之貴當國統之重不逃則不得
去若夫賢沙黃檗民也不逃親亦可去既逃之又棄之又
絕之視其親凍餓轉死終不與粒飯匕葉噫其不識罪福
甚矣高上人禪價重東南慨二師之被誣著論辨力痛先
親之暴露飛錫歸定築慈母庵思親精舍焉國家之於孝

子小則饋酒餼大則旌門閭獎之至矣然古今孝子不多見民而孝世以為祥瑞矣釋而孝非祥瑞之尤乎高縣人也余縣人也將饋之酒餼高齋素將請於上而旌其閭高無家嗚呼吾無所用吾情矣於其行姑書此附於西山先生贈卷之後

陳敬叟集

寶慶初元余有民社之寄平生嗜好一切禁止專習為吏勤苦三年邑無闕事而余成俗人矣然少走四方狂名已出邑中騷人墨客如陳敬叟劉圻父游季僂輩往往辱與

卷二十一

之遊主人詩律久廢不復有一字常命少史設筆硯觀衆賓賦咏以為樂嘗評諸人之作圻父得之夷沒而失之槁乾季僂得之深密而失之遲悔惟敬叟才氣清拔力量宏放險夷穠浹深淺密疎各極其態不主一體至其為人曠達如列禦寇莊周飲酒如阮嗣宗李太白筆札如子雲行草篆隸如張顛李潮樂府如溫飛卿韓致光余每嘆其所長非復一事既解銅墨歸卧山中五六年谿上故人獨敬叟書問不絕其交誼又過人如此一旦緘其藁來曰為我序之嗟夫余何足以知君哉追念昔者會集諸君銳甚

頗哀余衰猶能旗鼓助譟其旁今志氣銷磨由衰至竭敬
叟未知其然顧方援麾挑韞余遠避之悲傷感慨殆如伏
波曳足土室中矣嗟夫余何足以序君哉敬叟名以莊毅
城黃子厚之甥故其詩相似云

瓜圃集

近歲詩人惟趙章泉五言有陶阮意趙蹈中能為韋體如
永嘉諸人竭力馳驟終望見賈島姚合之藩而已余詩亦
然十年前始自厭之歎息唐律專造古體趙南塘不謂然
其說曰言意深淺存人骨懷不繫體格若氣象廣大雖唐

律不害為黃鍾大呂否則手探雲和而驚颺駭電猶隱隱
絃撥間也余感其言而止亡友應翁叟元工律詩集中古
體不一二見無乃與余同病乎然觀其送人去國之章有
山人處士疎直之氣傷時聞警之作有忠臣孝子微婉之
義感知懷友之什有俠客節士生死不相背負之意處窮
而恥勢利之合無責而任善類之憂其言多有蓋世教凡
教慢褻狎閨情春思之類無一字一句及之是豈可以律
詩而槩少之耶蓋應叟晚為洛學客游所至必交其善士
尤為西山真公所知其詩有自來矣既歿數年子元孺始

請余序其集夫作詩難序詩尤難小序最古最受攻至朱文公始盡掃而去之而詩之義自見詩之顯晦不在乎序之有無也決矣嗟乎作詩者何人歟鴟鴞七月周公也棠棣召穆公也頌史克也祈招祭公謀父也黍離大夫也皆古之聖賢也謂小序不足以知古聖賢之意則有之矣至於寺人傷譖女子自誓蟋蟀譏儉碩鼠況貪與其他此興風刺往往出於小夫賤隸之口涂之人猶知之而況子夏孔門之高弟衛宏漢世之名儒乎以高弟名儒之學問而有不能通匹夫匹婦之情性若余者其敢自謂知朋友之

意乎雖然交遊三十年一死一生問其人則曰未詳也問其詩則曰未達也其又可乎乃迷所見於篇首顧余文未必能重應叟之詩或足以重余文也應叟名定別字安然瓜圃其自號云

退庵集

自先朝設詞科而文字日趨於工譬錦工之織錦玉人之攻玉極天下之組織損自然其病乃在於太工惟審易三然雜博傷正氣組織損自然其病乃在於太工惟審易三洪筆力浩大不憊於記聞不縛於體式士之得其門者寡

矣退庵居士陳公某文安公之壻著名淳熙中某生晚不
及識公得其遺文十五卷讀之嘆曰是提孤軍與三洪對
壘者夫文不能皆工故曾子固劣於詩溫公自言不習四
六公儼語高妙殆天界不可學謂簡而遠近而深有味外
之味古文鍛鍊精粹一字不可增損在人其禮法之士在
兵其節制之師歟某常恨古今詞人往往詞勝理華過實
公啓以包呂勉中司以東南民力竭規總餉書上內相謂
文人多託文以濟姦上執政謂貧賤憂戚非造物之見厄
其識度操守如是使公有言責必不受風旨供副封掌封

駁必不奉行中批內降代王言必不擲筆而發名節掃地
之嘆而年終五十仕止提轄文思院世未知公身沒言立
往往惜其不貴且壽此豈足以論公歟初密李公閣人其
後徙浙嘗作研銘使廣東者公之父也今以詩書禮樂帥
江西者公之子也奕葉顯榮而浙中僑居茅竹數間僅通
戶牖帥 貴而不忍改築曰吾先君子之廬也於乎亦足
以觀公家法矣

艾軒集

以言語文字行世非先生意也先生乾淳間大儒國人師

之朱文公於當世之學間有異同惟於先生加敬于時朝
野語先生不以姓氏皆曰艾軒晚為中書舍人中批某人
賜出身除殿中侍御史先生封還曰輕臺諫羞科目矣
天子知先生決不奉詔改授工部侍郎不拜而去其學問
名節如此以言語文字行世非先生意也然先生學力既
深下筆簡嚴高處逼檀弓穀梁平處猶與韓並驅在時片
簡隻字人已貴重令其存者如岵嶠之碑岐陽之鼓矣初
先生為布衣已負重名後貴顯於朝愛先生者皆以晚節
為憂及 掖去國然后呂成公喜曰過江以來未有也嗚

呼修而至於先生而前輩責備之嚴如此則允修而未至
於先生者其可以無日新之德乎其可不畏晚繆之譏乎
向使先生希旨書行必更署不去為李嶠為張說先生一
奮其決遂為李藩為袁高義利萌於一念芳臭分於千載
故余讀先生之書重有感焉先生沒六十年微言散軼復
齊陳公某所序者僅十之二三外甥方之泰訪求哀拾彙
為二十卷勤於李漢趙德矣東陽范侯鎔欲鉅梓會迫上
印不克就毗陵張侯佑乃緒而成之余二大父實率鄉人
以事先生者也序非通家子弟責乎敬不敢辭

野谷集 趙漕汝錕

古人之詩大篇短章皆工后人不能皆工始以一聯一句
擅名頃趙紫芝諸人尤尚五言律體紫芝之言曰一篇幸
止有四十字更增一字吾末如之何矣其言如此以余所
見詩當繇豐而入約先約則不能豐矣自廣而趨狹先狹
則不能廣矣鵠鴉七月詩之皆極其節奏變態而後止顧
一切束以四字乎明翁詩兼衆體而又徧行吳楚百粵之
地眼力既高筆力益放卷中歌行跌宕挫刺蛟縛虎手
也及斂為五七言則又妥帖麗密若唐人鍛鍊之作訂其

二〇七六

品自元和大歷邇於建安黃初者也余舊聞明翁工詩之
尤自珍閱數出鄙語挑戰明翁終閉壁不出及歸后村明
翁自番禺鈔新舊藁見寄嗟乎余幼交明翁白首始見其
詩蓋其深厚不事術常立身行己皆然不獨於詩然也余
每自謂粗知明翁今思昔之知明翁者淺矣余知明翁而
明翁不輕示余如此詎肯為不知者出哉野谷明翁別墅
余在郡日淺未及往遊而去此一卷詩最佳末寄園丁四
十韵尤高妙

賈仲穎詩

永嘉多詩人四靈之中余僅識翁趙四靈之外余所不及
識者多矣賈君仲穎余所未及識者之一也君生風雅之
國為社友所推不問可知其詩矣趙幾道德嘉兄弟人
物如璧君與之友又可知其人焉賈氏自太傅為西漢文
詞之宗至以詩鳴於盛唐島鳴於晚唐君豈其苗裔歟觀
其大篇氣力雄拔音節頓挫吊湘賦鵬之遺五七言如燈
花寒影裏詩句雨聲中如盡開窗戶客秋月徧倚闌干聽
看晚山舍人司倉得意句也君雖不遇以死子嗣其業以
行藝於鄉信矣賈氏之多才子耶

水木清華詩

平海軍節度推官廳事之西有泉有梅肅翁采昔人詩句
以水木清華扁其齋寓士同僚從而詩之者若干人余病
痺不出戶限既不能越邑從君遊詩律久廢呻吟累月又
不能就一字惟古詩有大序有小序蘭亭詩右軍為序桃
李園詩太白為序石鼎聯句退之為序聚衆作而一人序
之其來舊矣傳曰水水之有本原肅翁之有本原者乎然
則孰為本肅翁以詞賦魁天下集英對策第四而無矜色
無驕志小心問學謙益虛求益此本也孰為原夫泉民俗

富饒賈胡走集之地任者鮮不染指肅翁居其間獨不為
珠犀點浼此原也本盛則末華原澄則流清蓋清者可以
範俗華者可以飾治矣

張尚書集

國朝用人尤嚴資格乾淳間天子益厭拘攣稍於科舉之
外擢士張公栻魏公掇之以經行進韓公元吉王公拒劉
公孝題陸公游以文章用其餘起山林遺逸由故家子弟
遇合光顯者不可殫紀故戶部尚書僚齋張公蓋當時親
擢之一也公之學受於家庭又所交皆天下賢俊而仕當

朝廷極盛之時故其詩冲澹和平可薦之郊廟非如孟郊
賈島鳴其窮愁而已賤奏溫潤麗縟可施之典冊非如陳
琳阮瑀工於書檄而已在上前論議或累牘或數語詳而
貫於理簡而周於事鑿鑿乎有用之言也初公在州縣故
相正獻公陳公鄭知景望趙知德莊爭以文墨薦及後官
達更以才業顯為漕總為司農太府為版曹長貳皆金穀
要劇之任考其奏篇如論坊場額重和賈價高又欲取郡
縣十年以來創增之賦剗除復舊晚牧婺州遂以蠲租負
謗於是捲卷而起曰此固文靖之心法而張氏之世德歟

彼以文譽公者特見其外尔至以才稱公者亦豈足以見其內哉莆田使君公之孫也詞學元宗儒雅飾吏既修泮宮刊艾軒集乃取家集而併傳焉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公可謂能似文靖矣使君可謂能似公矣某先君子嘗遊公父子之間使君有命曰吾子宜序先集某敬拜曰諾

王南鄉集

余發番禺送者系路秋暑猶在宿醒未解坐舟中如甌偶得順風張帆伸首篷外紫翠掃空舟人曰羅浮山也意稍舒豁明日縣尹至日携其先大夫義豐公遺文五卷示

余讀之終編渙然如甘露之蠲渴灑然如清泉之濯垢也可謂能言之流矣蓋公之言曰惡蹈襲其妙在於能變惟淵源者得之豈惟文哉議論亦然故公之詩文變態無窮不主一體論事必會古今據義理不祖舊說詩高處逼陵陽茶山四六不減汪綦如王景文集序酬文雖歐公於子美曼卿不能加矣謂中興頌異於仲尼諱魯之義謂歸來辭作於劉裕篡晉之先世同結而不敢異譽漸而失其實者所未知也公褒敏諸孫常自稱將種南宮對策乞都建業零陵封事論一馬可贍五兵宜罷權馬晚守濠

梁請復曹瑋萬田修種世衡謝法而仕止一麾朱文公嘗嘆公之材畧已所不及而不盡用世必有任其責者余讀公之文悲公之志乃取文公之語冠之編端以行於世且以慰公之子焉公名阮字南卿義豐所居山名

石塘閑話

六紀百詩寒齋所著摠曰石塘閑話蓋大歲五千餘軸傳燈千七百人精英骨髓盡在是矣然佛學起於六經諸子之後其說奇特孤行於天地之間有何不可至李習之柳子厚稍引易論語莊列之書以印證之此乃儒者不能自

守求附於佛非佛之不能自立求助於儒也余聞佛之妙在於離言語處拈花面壁豈有句義可詮註哉其後話頭百千則語錄五車亦太繁矣夫方書不為扁鵲設圖訣不為奕秋設泥方凡醫也按圖依棋也善讀寒齋書者更高著眼目

竹溪詩

唐文人皆能詩柳元高韓尚非本色迨本朝則文人多詩人少三百年間雖人各有集集各有詩詩各自為體或尚理致或負材力或逞辨博少者千篇多至萬首要皆經義

策論之有韻者爾非詩也自二三鉅儒及十數大作家俱未免此病乾淳間艾軒先生始好深湛之思加煅煉之功有經歲累月繕一章未就者盡平生所作不數卷然以約敵繁密勝疎精揜粗同時惟呂太史賞重不知者以為遲晦蓋先生一傳為綱山林氏名亦之字學可再傳為樂軒陳氏名藻字元潔三傳為竹溪詩比其師槁乾中含華滋蕭散中藏嚴密窄狹中見紆餘當其捩鬚搔首也摻索如象罔之求珠斲削如巨靈之施鑿經緯如鮫人之織綃及乎得心應手也簡者如蟲魚小篆之古協者如韶鈞廣樂

之奏偶者如雄雌二劍之合天下後世誦之曰詩也非經義策論之有韻者也初艾軒沒門人散或更名他師獨綱山樂軒篤守舊聞窮死不悔竹溪方有盛名而一飲啄不忘樂軒廟祀之墓祭之其師友之際如此詩直其土苴耳余少亦苦吟後避諱且禍遂廢不為然意根除剋久而未盡晚見竹溪之詩嘆曰吾詩可結局矣竹溪林氏名希逸字淵翁與綱山樂軒俱福清人余與艾軒俱莆田人

王子文詩

古詩皆切於世教訂謨定命遠猶辰告大臣之言也敬之

敬之命不易哉諫臣之言也棠棣之華鄂不韡韡宗臣之言也載馳載驅周爰咨諏使臣之言也之子于征有聞無聲將帥之言也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君國子民之言也禹之訓臯陶之歌周公之詩大率達而在上者之作也謂窮乃工詩自唐始而李杜為尤窮而最工者然甫舊諫官白亦詞臣豈必皆窶主人飢餓而鳴者哉潛齋年未四十導密旨班列御使內收潛蕃言議風旨聞天下不以詩自名余得其詩讀之本學術隆師友扶忠賢紕邪佞愛君如愛親憂民如憂己合於詩人之所謂六義者蓋江湖草野

之士白首專攻不過得數十百篇潛齋方有權位竊意豐於彼者必嗇於此而其詩至二十卷又皆粹美無疵間雅有味詎可以常情測度哉抑余有恨焉為樵川也豈自爾遂無作乎將靳固不以示人乎昔廬陵半山二公愈貴愈顯其詩愈肆巋然為吾祖潛齋其畫發閱藏取樵川以後藁銀傳之無使異日觀者嘆曰陳簡齋自大用後不復有詩潛齋當不以余言為僭也

趙寺丞和陶詩

自有詩人以來惟阮嗣宗陶淵明自是一家譬如景星慶

雲醴泉靈芝雖天地間物而天地亦不能使之常有也然
嗣宗跌宕棄禮法矜傲犯世患晚為勸進表以求容志行
掃地反累其詩淵明多引典訓居然名教中人終其身不
踐二姓之庭未嘗諧世而世故不能害人物高勝其詩遂
獨步千古唐詩人最多惟韋柳其遺意李杜雖大家數使
為陶則不近矣本朝名公者或追和其作極不過一二篇
坡公以蓋代之才乃徧用其韵今松軒趙侯復盡和焉出
牧吾州袖以教余退而讀之見其掣斂之中有開拓簡澹
之內出奇偉藏大巧於樸寄大辨於訥容止音節不辨其

孰為優孟孰為孫叔也可謂善學淵明者矣客難余曰昔
坡公和篇初出穎濱獨云淵明不肯束帶見督郵子瞻既
辱於世欲以晚節自擬淵明誰其信之令吾子推趙配陶
將無與穎濱異耶余曰坡公和陶於老大坎壈之餘趙侯
和陶於盛壯顯榮之日夫如是則知貴其身而求乎內矣
貴其身者必重名節求乎內者必輕外物其去淵明何遠
之有穎濱復出不易吾言矣

趙虛齋注莊子內篇

往歲水心葉公講學析理多異先儒習學記言初出南塘

趙公書抵余曰葉猶是同中之異如某則直異耳余駭其
言而未見其書也端平初余為玉牒所主簿趙為知攝郎
右銓趙為侍郎朝夕相覲稍窺平生論著於書易皆出新
義雖伊洛之說不苟隨惟詩與朱子同且語余曰莆人惟
鄭漁仲善讀書子可繼之勿為第二流人鄭名樵所謂夾
漈先生者余謝不敢當方欲盡傳其書俄皆去國矣耆雋
凋落舊聞益荒太常博士鄭君彛叟道莆為余言虛齋趙
公方為諸經作傳余固厚公以書叩問公荅云云大指多
與南塘合然新固未肯輕出曰出之將駭一世矣余既老

病無復四方之役常恨不得挾策以從公遊一日於親友
家得公所作道遠遊解盡點舊注自成一注家以數明理
以理斷疑如巧歷然起一算_子而千歲之日可知如國棋然
下一冷着而蒲盤之子皆活訥而辨簡而盡心竊歎伏遂
從公求得內篇求旨而傳錄焉余少亦嗜此書至是悟而
笑曰許多年在郭象雲霧中乃今彷彿見蒙叟戶庭已又
悟世儒箋傳之學隨聲接響按模出整必如水心南塘如
虛齋乃可謂之善學因漆園之書以推其它高妙精詣切
於世用又可知也昔南塘自以其易學講於旃厦公行矣

扈蹕甘泉開卷邇英其畫取諸書獻之乙覽列之學官與天下共之毋徒徒藏名山而俟來哲也

唐五七言絕句

野處洪公編唐人絕句僅萬首有一家數百首並取而不遺者亦有複出者宜其但取唐人文集說令人抄類而成書非必有新去取也余家童子初入塾始選五七言各百首口授之切情詣理之作正 女不棄也否則巨人作家不錄也唯李杜當別論童子請曰昔杜牧譏元白誨淫今所取多遺情春思宮怨之什然乎余曰詩大序曰發乎

性情止乎禮義古今論詩至是而止夫發乎性情者天理不容泯止乎禮義者聖筆不能刪也小子識之

本朝五七言絕句

唐絕句詩選成童子復以本朝詩為請余曰茲事尤難楊劉是一格歐蘇是一格黃陳是一格一難也以大家數掩羣作以鴻筆兼衆體又一難也黃趙公常欲編本朝詩輒止其意深矣余病耗舊讀不能盡記家藏前人文集苦不多里中故家書類散落不可借暇日姑取所嘗記誦南渡前五七言亦各百首授童子或曰本朝理學古文高出前

代唯詩視唐似有愧色余曰此謂不能言者也其能言者豈惟不愧於唐蓋過之矣

中興五七言絕句

客問余曰呂氏文鑑起建隆迄宣靖何也曰安紹而後大家數尤盛於汴都其人非朝廷之公卿即交遊之父祖並存則不勝記誦之繁精練則未免遺落之恨去取之際難哉客曰子選本朝絕句亦此意乎曰固也客曰昔人有言唐文三變詩亦然故有盛唐中唐晚唐之體晚唐且不可廢奈何乎詳汴都而畧江左也余矍然起謝曰君言有理

乃取中興以後諸篇五七言各選百首內五言最難工前選猶有未滿人意者此編則一一精善矣窮鄉無借書處所見取狹可恨惟此一條爾至於江湖諸人約而在下姜夔劉翰趙蕃師秀徐照之流自當別選客曰文鑑可併續乎余曰以俟君子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之九十四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之九十五

序

王隱君六學九書

近世丹家如鄒子益曾景建黃天谷皆余所善惟白玉蟾
不及識然知其為閩清葛氏子鄒不上七十黃魯僅六十
蟾尤天死時皆無他異反不及常人余益不信世之有仙
而丹之果可以不死也晚使江左始識丹池王君示余所
著書余讀而異之因記曩與諸人 鄒專佞佛黃涉獵道
家書不能精蟾學與黃類惟景建浩博可畏叩之不窮三

人者不足以涉其藩甚矣丹池之書似吾景建也丹家所知有所限止君於析理本洙泗接闕洛於周子太極圖之外為新圖焉未知與譙天授袁道潔何如也於談禪離句義合儒釋為大覺牟尼圖焉覺範如壁輩不及也於道家本易老參同契其說精詣殆麻衣崆峒道士所未發也於兵法起風后至武侯上下數千年圖其分合抉其微妙有薛季宣蔡季通所未解也論世事皆中窠臼鑿鑿可行則神放常秩之儔匹也為文章散語老辣韻語高勝亦曼卿子美之彷彿也嗟夫景建已矣痛亡反之不作喜斯人之

猶存乃序其書而歸之君交遊皆大貴人持論不少賤屈如勸史丞相早退與鄭丞相論邊事皆可傳亦坐此落泊歲不我與栖栖道涂方求所謂大業賢者余扣君曰仙家所謂三千功行者何也君曰活人為第一義余有志無力今以書幣招我者實位將相臨方面南北生靈所賴以體息者有福德有資力吾事其遂濟乎余始悟安期生畫策梅福上書始未嘗不冀其有遇不遇乃道去耳又扣君曰吾聞仙者曰純陽曰無漏鄒晚置妾魯在道州生子黃葛不能無婦人君亦然何也君曰若所言內丹也可以延年

爾大丹成則飛騰變化去矣余欲留君共究其論春江渺
然風怒航駛極目久之君許他日訪余商榷而君遊無期
余歸有日未知尊酒相屬於何處也君名允恭字元甫會
稽人

季父易藁

易學有二數也理也漢儒如京房費直諸人皆舍章句而
談陰陽災異徃徃揆之前聖而不合推之當世而少驗至
王輔嗣出始研尋經旨一掃漢學然其弊流而為玄虛矣
本朝教學通有華山陳氏河南邵氏今邵氏之書雖存通

者極少理學有伊川程氏新安朱氏舉世誦習衆說幾廢
余嘗恨程邵同時不相折衷曰傳曰皇極經世圖譜遂判
為二書而不可合天下豈有難通之書亦豈有理外之數
哉噫易更三聖說易者非一家程氏排臨川之學者及教
人讀易必輔嗣介甫朱氏尊伊川之言者也至本義則多
程之所未發議論以難疑問答而詳義理以講貫磋切而
精此季父易藁之所為作也初余為建陽令季父訪余縣
齋因質易疑於蔡隱伯靜後二十餘年而書成大旨由朱
程以求周孔由周孔以求義文其篤守師說雖譙天授袁

道潔無以加視世之高設先天徑造微妙者彼虛而此實
矣季父名彌郊字壽翁中歲棄科舉閉門著書動必由禮
行義為鄉先生家貧食於學晚舍去併學俸却之太守眉
山楊侯棟郡博士括蒼俞君來即學為堂示舍蓋之意季
父僅一至焉後楊侯使本道又論薦於朝不報卒年八十
俞君乃取昔所却俸為刊易藁而授簡其猶子克莊序之

張昭州集、

淳祐丁未予自小蓬克歸後村衰耗廢退巷無行迹一日
有奉函書剥啄柴荆者則辰州糾曹張楫之使也函發書

系繭無它辭而橐其先大夫遺文四十卷以請曰唯先友
序之余因記曩遊桂幕臺閭林立賓佐人人務鋒銳出新
奇中上官意大夫君方監郡獨夷澹自守專以寬靜裨大
尹綏遠人遇休沐或風日佳時必命客睽騎縱覽岳壑徧
徻永日既而詔以君牧昭州同志餞之於湘南樓時予知
君持身如古君子愛民如漢循吏餘事見翰墨而已未深
叩而細論也至是乃盡讀所謂四十卷者喟然嘆曰前日
之量君者不亦淺哉蓋君詩師石湖誠齋然出入衆體
與某太守云未能子字民但欲兄事錢嚴瀨云策勳蓑笠

上自是一雲臺峇二禽云憂兄行不得勸客不如歸酷類
其師秋雨云獨乘為涉勞薪帶濕吹暮夜云蝙蝠迴旋
舞蚊蟲跋扈飛類唐子西雜詩云阮孚幾蠟屐晏子一狐
裘又云移封初悶悶通道忽陶陶類陸放翁紫牡丹云紫
垂戶外瞻天近綠墜樓前到地香類二宋南樓晚望云江
漢西來天地白咄咄逼蘇子美石曼卿四六師平園安帖
精確雖粹遠應酬之作皆有義理之脉它文亦多可傳誦
君之所蘊如此而余初不能知甚矣余之淺陋可愧君之
深厚可敬也當寶紹間任有權提運挾他繆巧立致顯榮

者君掩鼻權利白頭斗墨在時輩中最高為滯留端平
獎擢廉退而君不少需以死矣昔與君別掾不勝衣今遂
能會粹手澤來求予文回首舊遊邈焉二紀撫卷感愴既
以君之才不及於用為君恨又以君之子能傳其業為掾
喜也君吉之永新人名潞字東之

綱山集

學必有師師必有傳人楊雄之徒以侯芭為傳人受業河
汾之門者衆矣以董常為傳人侯董皆窮鄉匹士功業不
著於世而師道傳世焉隆乾間南方學者皆師艾軒先生

席下生常數百人去而貴顯者相望然自先生在時言高弟必曰綱山後先生卒六年學者論次先生嫡傳亦必曰綱山夫未過一布衣死則死矣而能留其名與當世大儒並行非孟氏所謂豪傑之士乎余嘗評艾文高處逼檀弓穀梁平處猶與韓文並驅它人極力摹擬不見其峻潔而古奧者唯見其寂寥而稀短者縱使逼真或可亂真猶虎賁之似蔡邕優孟之似孫叔也有若之似夫子形也至於綱山論著句句字字足以明周公之志得少林之髓矣其詩律高妙者絕類唐人疑老師當避其鋒它文稱是然甫五十而死于名簡子字綺伯客死其後遂絕余童子時師事綺伯又與綱山之嫡孫行林溪侯肅翁交友肅翁既序其遺文矣某復識其後綱山林氏名亦之字學可福清人一號月魚先生

樂軒集

初綱山既得師傳嗣講席戶外之屨幾半艾軒樂軒綱山之徒又推樂軒為高弟一日侍綱山謂老艾艾受其拜接之如孫然綱山僅得中壽使其高年必不終窮也樂軒七十五廼死年出於其師而窮尤甚於其師城中無片瓦僑

居福清縣之橫塘閉門授徒僅足自給至浮遊江湖崎嶇
嶺海積維得百 歸 數畝輒為人奪去士之窮無過
於此矣今讀其文闡學明理浩乎自得不汲汲於希世求
合營窓雪案猶宗廟猶百官也菜羹脫粟猶堂食萬錢也
入則課妻子耕織勤生務本有拾穗之歌焉出則與生弦
誦登山臨水有舞雩之詠焉是昔遺佚阨窮之士也功名
頓挫時命齟齬往往有感時觸事之作以洩其無聊不平
之鳴若虞卿之愁韓非之憤墨翟之悲梁鴻之噫唐衢之
哭是已樂軒生平可愁可憤可悲可噫可哭之時多矣而

以樂自扁樂之為義在孔門唯許顏子先儒教人必令求
顏子之所樂嗚呼此固樂軒之所聞於二師歟樂軒沒余
二十餘年余從竹溪林侯肅翁傳抄餘藁姑叙其平生大
致如此肅翁又樂軒高弟也他日居魏文貞之地秉陳叔
達之筆當為河汾先生立傳毋使天下後世有遺恨云樂
軒陳氏名藻字元潔

江西詩派

總序

呂紫微作江西宗派自山谷而下凡二十六人內何人表

顯潘仲達大觀有姓名而無詩詩存者凡二十四家王直
方詩絕少無可采餘二十三家部秩稍多今取其全篇佳
者或一聯一句可諷詠者或對偶工者各著於編以便觀
覽派中如陳後山彭城人韓子蒼陵陽人潘邠老黃州人
夏均父二林鄴人晁叔用江子之開封人李商老南康人
祖可京口人高子勉京西人非皆江西人也同時如曾文
靖乃贛人又與紫微公以詩往還而不入派不知紫微去
取之意云何當日無人以此叩之後來誠齋出真德秀所
謂活潑所謂流轉完美如彈丸者恨紫微公不及見耳派

中以東萊居後山上非也今以繼宗派庶幾不失紫微公
初意

黃山谷

山谷豫章人如潘閔魏規規晚唐格調寸步不敢走也楊
劉則又專為崑體故優人有得捨義山之謔蘇梅二子稍
變以平淡豪俊而和之者尚寡至六一坡公巍然為大家
數學者宗焉然二公亦各極其天才筆力之所至而已非
必鍛鍊勤苦而成也豫章稍後出會粹百家句律之長究
極歷代體制之變蒐 筆穿穴異聞作為古律自成一

家雖隻字半句不出遂為本朝詩家宗祖在禪學中比得
達唐不易之論也其內集詩尤善信乎其自編者頃見趙
履常宗師之近時詩人惟趙得豫章之意有絕似者

後山

後山树立甚高其議論不以一字假借人然自言其師詩
豫章公或曰黃陳齊名何師之有余曰射較一鏃奕角一
著唯詩亦然後山地位去豫章不遠故能師之若同時
晁諸人則不能為此言矣此惟深於詩者知之文師南豐
詩師豫章二師皆極天下之本色故後山詩文高妙一世

然題太白畫像云江西勝士與長吟後來不憂身陸沉勝
士謂饒德操也按德操此詩云手污吾足之作太爭地位
太白非德操 陸沉耶似非篤論

韓子蒼

子蒼蜀人學出蘇氏與豫章不相接呂公強之入派子蒼
殊不樂其詩有磨淬剪裁之功終身改竄不已有已寫寄
人數年而追取更易一兩字者故所作少而善

徐師川

豫章之甥然自為一家不似涇陽高自標樹藐視一世者

同時諸人多推下之然集中不能皆善舊得豫章見師川
雙廟詩勉諸洪進步今雙廟詩不存則其詩零落亦多矣
師川在靖康中朝列有改名避偽楚諱者師川名婢曰昌
奴朝士至則呼之以名節自任故其詩云直道庶幾師柳
下不應四海獨詩名可謂實錄諸人所以推下之者蓋不
獨以其詩也

潘邠老

東坡文潛先後謫黃州皆與邠老遊其詩自云師老杜然
有空意無實力余舊讀之病其深蕪後見夏均父讀邠老

詩亦有深蕪之評

三洪

三洪與徐師川皆豫章之甥龜父警句往往前人所未道
然早卒惜不多見駒父詩尤工初與龜父遊梅仙觀龜父
有詩辛章云原為龍鱗嬰勿學蟬骨蛻是以直節期乃弟
矣駒父後居上坡晚節不終不特有愧於舅氏亦有愧於
長君也玉父南渡後為小蓬間師川召有懷駒父詩云欣
逢白鶴歸華表更想黃能出羽淵然師川卒不能返駒父
於鯨波之外玉父愛兄之道至矣余讀而悲之

夏均父

均父集中如擬陶常五言疊疊逼真律詩用事琢句超出
繩墨言近旨遠可以諷味蓋用功於詩而非所謂無意於
文之文也然竦之諸孫效其詩云堂堂文莊公事業何增
嶸孟子曰孝子慈孫不百世不能改均父欲改之乎其志
亦可悲也

二謝

呂紫微評無逸詩似康樂句樂詩似元暉按康樂一字百
鍊乃時出治元暉尤麗密無逸輕快有餘而欠工緻句樂
差苦思其合元暉者亦少然兄弟在政宣間科舉之外有
歧路可進身韓子蒼諸人自鬻其技至貴顯二謝乃老死
布衣其高節亦不可及

二林

二林詩極少曾端伯作高隱小傳云有詩文百二十卷今
所存十無一二兄弟皆隱君子不但以詩重

晁叔用

喻汝礪作具茨集序云予曩遊都城與晁用道為同門生
後三十六年識公武於涪陵不知為用道子也一日來謁

曰先公平生論著自丙午之亂存者特歌詩二百許篇敢
自先生一言以發之又出其家譜牒乃知其先君名冲之
字叔用世所謂具茨先生者也予聳然曰是吾用道耶第
今是叔用為小異耳方紹聖初天下偉異豪爽特絕之士
離譴放逐晁氏群從多在黨中叔用於是矍然遺形誓而
去之宅幽阜陰茂林於具茨之下世之網羅不得而嬰也
暨朝廷諸公謀欲起之乃復任心獨往高挹而不顧世之
榮利不得而羈也至於疾革乃取平生所著書聚而焚之
曰是不足以成吾名世之言語文章不得而污也然則吾

叔用所以傳於後世者果於詩乎顧其胸中必有含章內
與而深於道者矣宋興至咸平景德中儒學文章之盛不
歸之平棘宋氏則屬之清豐晁氏二氏者天下甲門也文
元公事章聖皇帝二十年當是時甄明舊儀緒正禮樂一
時詔令皆出其手於是朝廷典章法度之事非六籍之英
則三代之器也迨其子文莊公繼踐西省時文元公方請
老家居也宋宣獻謂世掌書命者惟唐新昌楊氏及見其
子而晁氏繼之叔用以文莊公為曾大父以文元公為高
祖家藏至二萬卷故其子孫焯掌勵志錯綜藻績之皆以

文學顯名予嘗從叔用商近朝人物嘉文章善行朝章國
典禮文損益靡不貫洽以詩鳴者豈叔用之志哉雖然叔
用既已油然栖志於林澗曠遠之中過事寫物形於興屬
淵雅踈亮未嘗為悽怨危憤激烈愁苦之音其於晦明消
長用舍得失之際未嘗不安而樂之也嗚呼所謂含章內
與而深於道者非耶秦漢以來士有抱奇懷能流落不遇
往往燥心汗筆有怨誹沈抑之思氣候急刻不能閑退古
之詞人皆是也太史公作賈誼傳蓋以屈原配之又裁錄
其二賦焉至誼論三代之陶世振俗固結天下之具與夫

秦之所以暴興速亡斬艾天下之術則遷有所不錄豈非
謂誼一不平於其中遂哀怨抑鬱涕泣以死借使文帝盡
用其才誼亦安能有所建立於天下乎惟深於道者適於
世而不怨發於詞而不怒君子是以知其必能有為於世
者也吾於叔用豈直以詩人名之哉此序筆力浩大與叔
用之詩相稱余讀叔用詩見其意度宏濶氣力寬餘一洗
詩人窮餓酸辛之態其律詩云不擬伊優陪殿下相隨于
為過樓前亂離追後書承平事未背悲哀警策於此句者
晁氏家世貴顯而叔用不肯於此時陪伊優之列而甘隨

予為之後可謂賢矣它作皆激烈慷慨南渡後放翁可以繼之

汪信民

呂榮陽居符離信民為教官從榮陽學故紫微公尤推尊信民其詩云富貴空中華文章木上癭要知真實地惟有華嚴境蓋呂氏家世本喜設禪而紫微與信民皆尚禪學

李商老

公擇尚書家子弟也東坡山谷文潛諸公皆與往還頗博覽強記然詩體拘狹少變化

三百廿又

三僧

三僧中如壁封輕快似謝無逸亦欠工祖可然讀書詩料多無蔬筍氣僧中一角麟也善權與可相上下

高子勉

親見山谷經指授記覽多如夢城詩押險韻無窘態集中健語層出紫微公乃以嚴諸人何也可升

江子之

子我弟也子我詩多而工舍兄而取弟亦不可曉豈子我自為家不肯入派如韓子蒼耶

李希聲

與徐師川潘邠老諸人同時

楊信祖

吏道官官惡田家事事賢唐人語也

呂紫微

紫微公作夏均父集序云學詩當識活法所謂活法者規矩備具而能出於規矩之外變化不測而亦不背於規矩也是道也蓋有定法而無定法無定法而有定法知是者則可以語活矣法矣謝元暉有言好^{詩流}轉圓美如彈丸此

真活法也近世惟豫章黃公首變前作之弊而後學者知所趣向必精盡如左規右矩庶幾至於變化不測然予臣淺末之論皆漢魏以來有意於文者之法而無非無意於文者之法也子曰興於詩又曰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今之為詩者讀之果可以使人興起其為善之心乎果可以使人興觀群怨乎果可以使人知事父事君而能識鳥獸草木之名之理乎為之而不能使人如是則如勿作吾友夏均父賢而有文章其於詩蓋得所謂規矩備具而出於

規矩之外變化不測者後多從先生長者遊聞人之所
以言詩者而得其要妙所謂無意於文之文而非有意於
文之文也余嘗以為此序天下之至言也然均所父作似
未能徃徃紫微公自道耳所引謝宣城好詩流轉圓美如
彈丸之語余以宣城詩巧妙如錦工機錦玉人琢玉極天
下巧妙窮極巧妙然後能流轉圓美近時學者徃徃誤認
彈丸之論而趨於易故放翁詩云彈丸之論方誤人又朱
文公云紫微論詩字字欲響其晚年多啞了然則欲知紫
微詩者以均父集序觀之則知彈丸之語非主於易又

閣本三行二卷止此

以文公之語驗之則所謂字字響者果不可以退道矣

鐵庵遺藁

此後三篇抄在此本
末卷新改編七十三
卷之末以七十三卷
張教少故

寶章閣直學士方公既沒余於其家得公諫垣奏疏四又
二疏藁而未上右矯直前疏二西掖繳疏三進故事八雜
表章二十如良醫以单方起危疾不雜試也如善奕以緊
著^着救壞局不泛應也外制三十六如湯盤孔鼎單辭隻字
足矣不在多言也如廟瑟一唱^{三歎}足矣不待九奏也君補遺
僅數十日而千古之名節係焉通所作僅^數十篇而一代
之文獻在焉自端平以來天下推賢諫臣曰平齋曰實齋

公稍後出幾與齊名初公被——上親擢第一義大慙矣人
為公懼公不以為悔每對必申言之又於駁論李子道鄒
雲從極言之生此流落而孤忠自信素論不改猶時於表
章致惓惓焉余嘗謂言之非難容而受之為難凡公所言
皆人主所難堪然自始至終無歐余之擯斥而有歐余之
福有鄒陳之遭遇而無鄒陳之禍行簡嵩之雖無至誠樂
與之意而不能害峴雖加以非所宜言大不敬之罪而卒
莫中傷者誰之力歟漢人有言主聖則臣直然則非公之
直也——陛下之聖也公他言皆典嚴精麗與人尺牘蟬聯
為別集云公諱大琮字德潤

劉尚書集

吾鄉諸老惟蔡公遺文最詳脩陳諫議當時朱給事君貺
黨籍忠賢也王察院景深道鄉輩人也集皆不傳渡江以
來如陳龔二公僅有詩奏議刊行龔言語妙天下四六尤
高世遂^或不得而見至於葉鄭兩宰輔薛陳二柱史鄭漁仲
山林特起黃伯耆臺閣勝流今家集存否不可知其言議

風旨日遠日亡更數十年將恐後學晚生不復見前輩之
大全矣蓋其始也或失於因循而未暇論次或有所避就
而不欲流布其久也遂至於散逸而不可收拾此豈非象
賢繼志者之責乎故詹事尚書文肅劉公集三十卷自奉
大對歷館殿給諫方面凡所建白多者萬言少者數語皆
條達懇切自古律詩至駢儷記序誌狀之屬皆典實嚴重
自朝廷大議至交親小往復出告吏民入語子弟者皆忠
信誠懇訂公之文命意主乎厚非資鏗薄者所能道措語
極其平雖尚奇崛者無以加其在言路方誅權臣召致老

朝無大奸惡故公無大擊搏為國家扶公道合善類而已
其宰嵯縣大蝗因出詔蠲越諸邑丁稅既而止及會稽山
陰蕭山公投匭因爭請如初詔後歷臺院乞增糴本賑飢
疫埋骸骼掩道殍罷四川魚水錢毋鬻不濟寺產秤提法
行觸罪者衆公累疏諫止因宰掾白事峻責之以此獲怨
其論天下事大指如此素有至性敬伯兄如父愛二季如
子築第西郭即廬山絕頂為友于堂俄而伯仙遊公繼薨
角巾之志未酬對床之約不遂悲夫求己齋者公自號也
初公以邑最薦與四轄時學禁方嚴諸賢皆逐因乞漳倅

而公留滯七年始見進用及由樞掾出漕湖外舟至蘭谿
中司以臺法辟去而復留考公本末未嘗求合於世而世
於公自不能捨所謂求諸已而不求諸人者歟劉氏舊通
譜余王父與公先大夫先君與公再世同年於是計院兄
以集序見屬余幼受教於公今老矣惜諸家述作之罕傳
幸吾宗文獻之有考序之所以美後人纂輯之勤且以勉
里中之象賢繼志者也一慶元初朱文公與余叔父麟臺
書字公曰仲則辭中除而就外補不可及也繫齋袁公誌
公墓逸此一事因附見之公諱槩子煇叔倉部郎中附叔太
府寺丞皆前卒燧叔計院兄也

劉後村集續編卷之十六
後村先生大鑰集卷之十六

序

王與義詩

天台王君公矩示余古律詩四十首長短句十首其輕虛如飛燕之舞於掌上其縮斂如沐猴之戲於棘端晉人評山濤用少少許勝人多多許殆為王君發也前輩有學詩如學仙之論竊意仙者必極天下之輕清而後易於解脫未有重濁而能仙者也君之作庶乎輕清矣然余聞之丹家冲漠自守專固不殆一旦嬰兒成顛門開足以不死矣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之九十二

序

王與義詩

天台王君公矩示余古律詩四十首長短句十首其輕虛如飛燕之舞於掌上其縮斂如沐猴之戲於棘端晉人評山濤用少少許勝人多多許殆為王君發也前輩有學詩如學仙之論竊意仙者必極天下之輕清而後易於解脫未有重濁而能仙者也君之作庶乎輕清矣然余聞之丹家冲漠自守專固不殆一旦嬰兒成顛門開足以不死矣

此養內丹者之事。癯於山澤之仙也。若夫大丹則異於是。傳方訣必有師。安爐灶必有地。致金汞必有地質。又必修三千功行以俟之。及其成也。笙鶴幢節不期而至。王喬驟乘韓衆執轡。翱翔太清而朝於帝所。此天仙也。異乎前之癯於山澤者矣。余以其說推之於詩。凡大家數擅名。今古大丹之成者也。小家數各鳴所長。內丹之成者也。君之學不至於大家數。不止因序以勉之。君名與義。

韓隱君詩

古人不及見後世之於其偶然比興風刺之作。至列於經後人

盡誦讀古人書而下語。終不能髣髴風人之萬一。余竊惑焉。或曰古詩出於情性發必善。今詩出於記聞博而已。自杜子美未免此病。於是張籍王建輩稍束起書袋。剗去繁縟。趨於切近。世喜其簡便。競起效顰。遂為晚唐體。益下去古益遠。豈非資書以為詩。失之腐。捐書以為詩。失之野歟。懷安韓君斗袖其廼翁詩一編。越邑示余。凡春容者寂寥者皆合節奏。如地震日蝕。詰鼠厭蟲。諸篇其辭出入貫穿。百家雖襲舊體。各有新意。博而不腐。質而不野。以今人詩較之。益益中壘。沈也。翁至死不下山。亦未嘗出其藁。余得

之獲喜座客有曰趙章泉詩踰萬首韓仲止輩仲至幾半
之至少者亦千首翁盡平生所作總五十章無乃太簡乎
案曰諸鄒千斤皆浮惟沉雖葉薄銖輕者亦沉以其重也
嗚呼翁詩不啻足矣奚以多為聞翁窮經攷古所著非一
書余將求而觀焉斗亦苦學筆力與翁上下必能顯揚翁
者翁名永字昭父

林同孝詩

寒齋力辭聘召死於隱約子同合以表其阡旌其閭為未
足也行其書焉嗣其學焉又擴載籍以來孝於父母者為

為一書詩具一意各二韻二十字積至三百首起遼古迄
叔季廉恥明天理未嘗泯也自聖賢凡庶至凡庶異類並錄見
天性未嘗異也事陳而意新辭約而義博賢於煙雲月露
之作遠矣始寒齋之事實章也視調肅禡襲之節以康其
體躬場圃井臼之勞以裕其力人知寶章之勇於退而不
知其退之有以自樂也合同之事寒齋也亦然惜曾元養
參已不如參之養哲石奮諸子恬候稍不逮至孫而孝敬
遂衰今石塘林氏奕世家法嗣守之不墜有古人所難能
者惜其兄弟俱未脫白修於家浮沉於閭里而已余嘗恨

世儒率華過其實惟同華實相副其操行蓋漢孝廉之盛舉也詞藝亦唐進士之高選也頃良齋謝公嘗彙孝史五十卷上之阜陵同此詩它日必與謝公之史並行

迂齋標註古文

彙衆家文為一編蕭統以前無是也統合先秦二漢三國六朝之作為三十卷姚鉉專錄唐文爾乃至百卷卷帙益多文字益濇選粹之優劣乃統鉉之優劣也——本朝文治雖盛諸老先生率崇性理罕文藝朱氏主程而抑蘇呂氏文鑑去取多本朱氏意水心葉氏又謂洛學興而文字壞

二論相反後學殆不知所通從矣迂齋標註者一百六十一有八篇千變萬態不主一體有簡質者有葩麗者有高度者有切實者有峻厲者有微婉者也夫大匠誨規矩而不誨巧老將傳兵法而不傳妙自昔學者病焉至迂齋則逐章逐句原其意脉發其秘藏與天下後世共之惟其學之博心之平故所采掇尊先秦而不陋漢唐尚歐曾而並取伊洛矯諸儒相反之論萃歷代能言之作可以掃去粹選而與文鑑並行矣迂齋樓氏名昉字暘叔以古文倡甬東經指授成進士名者甚衆其高弟為帝者師天下宰而迂

齋已不及見今大漕寶謨匠監鄭公次時亦當時升堂入室者也既刊標註一百卷貽書余曰子莆人也非迂齋昔所下榻設醴者乎其為我序此書余曰謹受教

德興義田

一鄉一里之事合一鄉一里之力以任之古也使一戶任之非古也今夫一閭之市三家之聚必有詭挾逃亡之賦縣大夫不能考核無所追呼必於戶長乎責役戶有蕩產突身之患而餘家無動容變色之撓豈守望相助之義乎中下戶畏是役以無產為幸或飛寄使之盡然後已惟慮

而弱智與力不能飛寄者抑首受役江鄉諸邑皆然德興明府卓君始按民產高下各使出穀名曰義庄募人充戶長三十七都之人賢者相勸勉富者先倡率奉明府令莫敢有違其美秀而文者爭奮筆以紀錄焉初淳熙間蜀人李文昭為宰實教民為義役邑人德之廟食至今卓君又佐代役之意創立是庄異時家家飛寄是役也中下戶各自實其產一利也單一差之弊募樂充之人二利也合衆力為之惠而不費三利也自季李至卓甲子踰一周矣治辦之材多循良之迹少蓋先後得二賢令而后害始去書

之以待傳循吏者君名得慶莆田人

送卓漁之羅浮

國家憂顧在西北功機會在西北天下士不遊廣陵謁陳
登通荆依劉表則入蜀客嚴武是二公有事權勢力呼
吸間能使人不貧不賤杖策而往羸糧而徙宜也若嶺嶠
偏遠無進取蹊迳世以為霧滌爰熱之地士或南轅親友
諫止不可止則握手鄭重以別望為足不相知者至有息
陰止渴之疑余弟處和作牧於惠謀同載之士余曰愛弟
者莫若兄余既老病不能偕卓君怡甫余友也學醇行潔

忠信直諫客若人於郡齋日接談論主人者可以寡過矣
弟以兄言為然具書幣以請怡甫往反辭甚力余曰惠在
廣左未為深入蘇唐二公遺績在焉羅浮山豐湖之勝甲
東南余曩使粵更再寒暑幸免黃茆之疹亦無蕙苴之謗
是在人而已元城公有止酒之戒田承君有在京師病傷
寒之喻苟伐天和雖在中州而病不必南州能病人也前
人有夷齊不易心之論苟萌得心雖飲廉泉而濁不必貪
泉能污人也怡甫昔與故閩清鄭明府周旋尤久今明府
之子將參余弟軍事竊意明府之念其子無以異於余之

念弟也怡甫既善其父兄於其子若弟安能愬然乎怡甫
乃束書問途余家人與里人皆賀余弟能致此士它日賓
主來歸余固衰憊尚能携斗酒羸肩出里門一笑相勞苦也

山中別集

始余請南塘選仲白詩南塘更以屬余苦辭不獲南塘詩
評素嚴而余尤縛律每去取一篇常三往返然後定有全
篇皆善而為一字半句所累者皆不錄故集止百篇後餘
年見南塘持論稍寬唯余縛律如故又二十年余益衰老
從時願求仲白遺藁熟復喟然而嘆曰天乎余之有罪也

蓋國風騷選不主一體至沈謝始拘平仄詩之變詩之衰
也仲白之志常欲返齊梁而歸建安黃初蛻晚唐而追開
元大歷於古體寓其高遠於大篇發其精博於短章窮其
要妙雪夜等感興等作咄咄逼子昂太白顧專取律體而
使仲白之高遠者精博者皆不行於世所謂要妙者又多
以小疵遺落天乎余之有罪也迺雜取百篇為別集以志
余過凡仲白集外之彙餘皆它人卷中之警策也初選余
年三十三再選六十八矣時願字志仁以甲科郎教胄子
出倅福泉云

慶元縣鄉飲酒

寶祐癸丑日南至慶元縣尹羅君澄源行鄉飲酒於縣齋
鄉大夫士庶會者三百餘人九十者二人八十者六人七
十六十者二十人餘序長幼有差主賓酌獻僕介如儀工
歌笙磬作止叶雅觀者興起咸曰叔邑一甲子矣是禮也
惟舊尹趙尚書汝述一舉行今將五十年始再見則曰尹
以賓友遇我有一善得不往告之乎民則曰尹以禮遜迪
我有一不善得無梗其化乎蓋武城單父遠矣善乎宓令
之言曰以禮教汝必無怨惡以律治汝小者可論大者可
殺也君亦欲先教其民而後施政刑焉賢矣哉或曰今之
吏其不合於古者多矣古之禮其僅存於今者少矣上之
賦役下之冠婚喪祭不能皆古獨鄉飲往往行於郡國毋
乃近於迂者余曰古人於禮之不幸而已失者猶能求之
於野今人於禮之幸而僅存者乃不能求之於書充君之
志冠婚喪祭皆可稍以復古豈惟鄉飲哉君溫陵人頃余
與^其先大君子諱知古同受學西山同宰邑建溪今老矣聞
君能似其父喜而筆之

送葉大明 日者

余晚擯於時負謗甚醜徇名務術者見其衰頹類疎之視
時嚮背者知其不復用或訕侮而蹈籍焉晨起門有利啄
出迎則建安葉君大明也袖一卷書為余設命曰君知所
以退閑乎字為之也將以十月出矣字出而木星入且為
君福敢賀余愀然曰曩余去國其罪著於時賢清議之所
云云謂余獲戾於時賢則有之未嘗獲戾於字也古之君
子遭謗則自修聞過則內訟余且不敢以時賢之用舍為
忻戚安敢以字未之出入受吊賀乎况人之嗜好各有不
同衆務進為余甘退閑不耐勞性復喜佚得於天者然也

憶在列時身無數職海祭則以亞郊初獻跪拜無數起夜
分行事盡五鼓受胙退明禋則僮僕却步導——上行黃道
雖甚親近亦甚兢懼侍立則黎明夾香案二府奏事諫官
御史上殿輪對朝辭班絕又升殿立俟駕興迺趨出余時
已六十五頭目眩暈腰脚頑痺常恐顛仆於宗廟朝廷之
上而尤窘者學植衰墓荒落旃屨顧問奉對空疎遇院吏以詞
頭至含毫搔首思索一字如汲督井當此之際念欲掛冠
還笏為一不識字老農而不可得今蒙寬恩放歸田里睡
至日高丈五坐茂樹臨釣磯或抵暮忘返而又束書不觀

焚筆硯不為文度人間至閑至佚無出余者視向之且拜
且立且備顧問而費思索其得失乘間除如哉夫前之使
余進為者木之屬也君所謂福余所謂災也後之使余退
閑者孛之屬也君所謂災余所謂福也昔韓子自推日辰
歎斗牛之不神惟箕簸揚而不已韓子之尤箕猶葉君之
尤孛也余謂箕雖能起韓子之謗亦能揚韓子之善斗牛
有神不過為韓子服車箱挹酒醬而已二者將安擇乎孛
乎孛乎徐行無疾相余退閑舍勞就佚願言挽留共保終
吉詎敢淺心幸君之出葉君名應祥將遊桐城書以為贈

吳歸父詩

頃余為大蓬玉山吳君堯携先君與其先大君子書稱其
詩律清新求余着語余見先君之書矣未見君家集也就
君求之行李無本後四年余屏居田舍君橐一卷示余讀
之累日古體浚洎簡遠有陶阮遺意律體切近帖妥唐家
數中名作也其書高者造極深者入微一洗詩人寒餓呻
吟之態然畫卷唯二十七首堯泣曰先人名周字歸父擢
乙丑第為松揚主簿卒官下年三十有六遺藁散亡堯長
而訪求止此余曰頃見唐任藩集總十詩然字字精鍊歸

父二十七首少乎哉歸父與章泉趙公澗泉韓公同里開
接議論人物高勝無詩猶傳况其詩之可傳歟

林同詩

余嘗患近人之作多俗間淺近之言少事外高遠之趣達
者酣豢寵利窮者夢想功名情見乎詞千人一律唯寒齋
父子不然子真幼於程文尤工詩然性純孝寒齋嘗病左
右侍湯藥至不忍入州應舉嘗赴胄試白里抵京得詩一
卷十之九皆思親之言年未四十慨然罷舉志尤潔非躬
耕不食植梅百株日哦其下鈔新舊藁示余一字一句墮

落世網獨於古今所謂仁人志士忠臣孝子每致其惓惓
昔韓子評歐陽詹讀其書知其於慈孝最隆答李翊云仁
義之人其言藹如也以子真所作攷之信然子真素多病
寶章公葬福勝距石塘十五里余嘗偕往涉溪陟巖野風
栗烈余時已六十一坐涼輿無織扇往返皆然子真暖簷
垂帷不敢出也今又九年聞子真尚怯寒畏風終歲不越
戶限余垂七十亦卧非復前日之後村翁矣嗟夫造物之
所甚靳者富貴也名功也余與子真既已割棄此念至於
筆以老而嚴吟以窮而工是厖厖者忍不予畀哉春益暖

病益愈思子真過我共究其論子真林氏名同或問子真
可方何人余曰先朝魏野與其子閑俱入隱逸傳俱有詩
名甚矣哉寒齋之似野子真之似閑也

刻楮集

吾家季子刻楮集僅二百首然皆超詣短章稀句賢於他
人鉅篇累韻其尤高者如岐山鳳曠代一鳴不常聞也如
優鉢曇花浩劫一開不數見也可謂有雅人之高致極詩
家之能事矣初余學教翁入後喜誠齋又兼取東都南渡
江西諸老上及於唐人大小家數手抄口誦季嗜好與余

同小憲殘燭講之二十餘年余生馳騫妨書課應酬奪苦
思所作徒十倍於季徃徃多而不能精駁而不能醇豈非
予之力分季之功專優劣所由判歟愛季者皆惜其未脫
白夫士以不降志辱身為難馬文淵白首遠征病卧壺頭
願為少遊乘欵段下澤出入鄉里而不可得何次道既貴
勸幼道仕荅曰吾第五之名何減驃騎余之仕功名未及
文淵官職未及次道萬一而一生蹈患難叢謗毀愧初心
而辱先訓多矣季雖家遜其植力高氣宇全有德有言自
傳於後漢人所謂家之珍寶國之英俊也惜其不生於興

庶舉孝之世羔鴈靡至猿鶴與遊爾訂其人品則少遊幼道之流也豈以外物動其浩然哉余所序者止於寶祐甲寅他日新集出當為後序季名克永字子修

竹溪集

始余見竹溪詩而愛之既而又見其未第時所論著二巨編煅煉攻苦而音節諧暢邊幅寬餘而經緯麗密歎曰此非場屋荒連山林枯槁者之言必極文章之用而後已未幾竹溪果被遇明主給尚方筆札入翰林侍緝熙傍無寸援直提一筆大則鼓雷風於天上小亦隨物賦形膏馥所

沾華采所被士爭傳寫家藏而人誦之子泳彙其藁以示余自昔文人鮮不以壯老為銳情江文通晚有景純索筆景陽取錦之夢余謂非二景果有靈也乃文通氣索才盡之兆爾竹溪所編視前二編且數倍老氣盛於壯近製高於舊其筆錦乃天授豈資於人哉夫學以積勤而成文以精思而工有五十而學易九十而傳書者有十年成一賦者有懸千金募人增損一字者猶賈然居之多者質良猶染然漬之久者色深彼束書閣上棄藥墻角尚忘故讀安有新意惟竹溪已顯榮尤刻厲聚古今菁英窮翰墨變態

書不虞褚吟不常柳文不昌黎艾軒不止也故其稱屢之
文精粹典冊之文華潤金石之文古雅義理之文確切達
生則蒙言設空則無盡藏妙巧於質素寓高遠於切近宜
乎脩衆體而為作者之宗殿諸老而提斯文之印者也昔
與竹溪相期此事余老耗亡遂盡竹溪領力不退轉筆力
益怒長余仰視之如凍蛩之和韶鈞跋鱉之追驥駉矣初
鄭丞相以御製徵竹溪文終不肯獻一字玉音嘉獎及
與史宅之同掾公府史方以括田媒大用物情趨附竹溪
獨面折不少恕遂拂衣去余亡友黃元輔諫疏云編修官

林某以忤宅之誦守嗚呼元輔端人也其論竹溪出處如
此此又世所未知者因附見於集序焉竹溪林氏名某字
肅翁

徐先輩集

世謂維故事參駢語起於唐不知自西京鄒陽輩已然至
唐尤甚爾及韓柳出而后天下知有古文然韓柳能變文
字之體制而不能變科舉之程度上以此取下以此應雖
有豪傑之士不能自拔吳子華韓致光之倫是也友人徐
君瑞衡出其十一世祖唐正字光彥文集又纂輯公遺事

及年譜以示余按劉山甫誌墓詩賦外有著書二十卷口
陵集十卷南渡初公族孫著作郎師仁作集序有雅道機
要一卷得之於蔡君謨家者今皆不傳所傳者律賦及探
龍集各五卷詩八卷而已夫士不幸而不遇於當時所賴
以自見於後世者書耳而公所著它書皆羽化惟詩賦與
僂語僅存豈不重可歎歎然其僅存者已足與子華致光
並驅矣唐人尤重公賦目為錦綉堆日本諸國至以金書
人生幾何御溝水斬蛇劍等篇於屏鄣初策名過汴朱溫
欲辟公諷使改秦皇漢武不死何歸之語公不改而去或

者乃謂公再試於汴以此賦魁多士按公乾寧元年登第
越四年歸闕又十年溫始篡唐未篡汴無放榜之事既歸
公無至汴之理或者之言謬矣張丞相齊賢記公醉犯溫
諱憂不測作遊大梁賦以獻溫大喜字酬一鱣使軍士皆
誦之當時鄉相多由汴以進公獨舍汴而歸蕭然於草堂
之下釣磯之上以終其身始不改賦者不樂客兔園也去
而獻賦者詭辭也脫虎口也否則斃溫手矣集中惟一
胡奴之作削而不取其惡梁如此方唐之亡也士大夫貴
顯而全節者惟司空表聖韓致光二公阨窮而自守者惟

公與羅隱隱依錢氏公依王氏猶子美客劍南之意也公
昔交長安貴人甚惟多晚惟與二公及隱有倡酬致光後
避地入閩隱近在浙表聖遠居西華而公惓惓不忘其忠
唐如此嗚呼亡唐者豈朱三之罪哉蓋崔氏邾氏楊氏皆
唐大穢累世鄉相而緇郎挾溫劫天子遷洛璨為賣國牙
郎涉手提傳國寶授溫表聖致光皆踈遠乃高蹈而去不
踐二姓之庭難也公與羅生一前進士一布衣朝不坐燕
不與而老死不在受禪碑中又難也前輩止呼公為徐先
輩徐正字而王氏辟奏官職並不稱得其實矣端衡以詞
藝薦於鄉庶幾無忝爾祖者

送謝旰

余少嗜章句格卑調下故不能高既老遂廢不為然江湖
社友猶以疇昔虛名相推讓雖屏居里田載贄而來者常
堆案盈几不能遍閱一日^進建士謝君袖二編見過其間有
韻切近而簡遠可企任藩項斯無韻者幽深而峻潔與孫
樵陸龜蒙相上下因嘆君以如此之才而世乃未有知者
余獨知之顧閑退無氣力不足為人軒輊蓋詩至唐尤盛
人主以此拔士得戴叔倫韓翃之流焉主司以此取士得

錢起徐凝之流焉藩鎮以此取士得李商隱羊士諤之流
焉迨至唐衰錢鏐王審知父子猶能收羅隱徐寅於幕府
本朝文治過唐遠甚經義詞賦之士悉尊寵用事詩人遇
合者少內而公卿外而強大諸侯窮貴極富致士滿門類
多抵掌談功名飛筆作牋記者未嘗客一詩人也君為一
世所不好之學挾背時難售之貨僕飢驅瘦道之云遠夜
闌酒盡相對太息夫窮達有命特未可料君志氣甚壯歲
月未暮安知異日不和薰風之琴而絃清廟之瑟乎君名
旡字照鄰

送葉童子

古人三年通一經是九經幾費三十年也若是其難乎曰
非誦其詞之難通其義之難通義而又能托之辭者尤難
潮士葉龍瑞之子南六歲應童科果中之不但一過目即
成誦其下筆屬文若老於場屋者然所謂難而又難者也
童子皆退立下風矣自昔早慧而又終譽者黃香李泌不
一二數終軍劉晏皆有可恨——本朝惟晏元獻楊文光竊
然為名臣如蔡伯晞周孟陽輩碌碌無傳豈耄而荒者聰
明不及前乎童而習者口耳不足恃乎抑事業志節有在

於記誦文藝之外乎潮雖南州自趙德吳子口已能自附
於韓蘇姓名在文字之錄耆舊之傳今文風幾侔於江浙
閩蜀而君父子出焉道甫訪余田舍余曰君將何之父曰
兒挑試後省置之上等者紫微主人訥齋也子曰生我教
我者父也成我者訥齋也訥齋相矣吾將光範門而候謁
焉余曰繇下土而觀上國之光譽髦之選也起匹夫而見
知天子之宰曠世之遇也吾子行矣

劉後村集續編卷之九終

劉後村集續編卷之九

序

仁谿志

古書有九邱有方言今圖經之類爾然左史倚相至於典
墳共讀揚雄勤勤纂輯豈其書果不可闕歟吾郡三邑仙
遊最鉅其山川之美戶口之衆前未有記載者少府黃君
始奮為縣志上下數百年間人事之變風土之宜採之舊
聞訪之故老皆有考據釐為為十五卷其言曰地以人重
瞻言耆舊有列於慶歷諫官者有危言謹論相望於元祐

此下缺懶省抄第四張
陳天定回漫書

於記誦文藝之外乎潮雖南州自趙德吳子口已能自附
於韓蘇姓名在文字之錄耆舊之傳今文風幾侔於江浙
閩蜀而君父子出焉道甫訪余田舍余曰君將何之父曰
兒挑試後省置之上等者紫微主人訥齋也子曰生我教
我者父也成我者訥齋也訥齋相矣吾將光範門而候謁
焉余曰繇下土而觀上國之光譽髦之選也起匹夫而見
知天子之宰曠世之遇也吾子行矣

劉村先生大全集卷之九十六

村先生大全集卷之九十七

序

弘谿志

古書有九邱有方言今圖經之類爾然左史倚相至於典
墳共讀揚雄勤勤纂輯豈其書果不可闕歟吾郡三邑仙
遊最鉅其山川之美戶口之衆前未有記載者少府黃君
始奮為縣志上下數百年間人事之變風土之宜採之舊
聞訪之故老皆有考據釐為為十五卷其言曰地以人重
瞻言耆舊有列於慶歷諫官者有危言讜論相望於元祐

黨籍者有與鄒道

天駕南巡以布衣進十論補官為集尉復以漕薦擢戊午

第 乾道初召既而由浙東常平使者罷歸遂不復出鄉
人尊之曰去華先生然遺書不少概見其孫鉞忽示家集
進論時議各一卷群經滯穗八卷其論東晉曰不築壇勞
師不市駿揖蛙而先立太學之官行親雩之禮不念中原
而原厚於豐沛南頓據鼎秉鈞者不同心枕戈擊揖者有
遺恨慷慨激烈於湛庵無垢矣滯穗蓋晚年精思而作於
先儒不苟同亦不苟異於舊說取其通不取其鑿書成以
獻乙覽竟不得以其說陳之旃屢命也公事兩朝屢賜對

奏篇皆不見集中唯年譜畧記 乾道對語謂江上諸屯
祖宗所無乞用藝祖命李漢超輩守邊郡策令諸戎帥各
以其兵分屯淮郡此大議論也零落殆盡惜哉公諸孫皆
傳家學有擢世利至列卿方伯鉞燈窓攻苦場屋頓挫以
父任列西班非其志也於公遺文勤勤補綴諸昆有愧色
矣余聞公尤長於詩嘗與鄉守倡和守疑諷已言公父葬
寺地朝論不直之時忠定趙帥公闕折簡招公有歌者後
至忠定欲譴之公即席有吟詩傷宿草侍晏損名花之句
忠定笑而止前輩風流醞藉如此竊意公奏篇詩草尤有

有此氣魄君其慕蘭者歟然長短句當使雪兒囀春鶯輩
可歌方足本色范蜀公晚喜柳詞以為善形容太平伊川
見小晏多魂慣得無拘檢又踏楊花過謝橋之句笑曰此
鬼語也噫此老先生亦憐才耶余謂君當參取柳晏諸人
以和其聲不但詞進而君亦自此官達矣

唐絕句續選

余嘗選唐絕句詩既板行于莆于建于杭後十餘年覺前
選太嚴而名作多所遺落或傲余曰子徒知病野處之詳
而不知議者病後村之畧也余曰謹受教乃彙諸家五七

六言各再取百首名續選內五七言僅得七十首以六言三十首足之蓋六言尤難工柳子厚高才集中僅得一篇唯王右丞皇甫補缺所作絕妙今古學者所未講也使後世崇尚六言自余始不亦可乎前選未收李杜今併屈二公印證寶祐丙辰秋後村翁序

本朝絕句續選

本朝詩尤盛於唐使野處公編本朝絕句殆不止萬首詩愈盛選愈嚴遺落愈多後世愈有遺恨矣此本朝續選之所為作也起建隆迄宣靖得詩如唐續選之數或曰比唐

此下接抄後第三張風
何如

可尋訪者誠之責也

陳天定漫藁

以近人之作與陳君文卷並觀若梨園胡坊部方奏曲忽聞廟瑟焉若瓦釜土簋方用事忽陳壘洗焉若短後衣曼胡纓方馳騁擊刺忽睹儒服焉散語峻潔無冗長有韻者亦簡沒有義味體近而思古貌樸而神腴其品第在能言之流其自箴曰以忽加我是謂逆境以忽加我是謂順境處境之道持敬為主待以兄弟忽乎怒去此理到之言也豈愿夫輩所能道乎然卷中與當時名公鄉酌酢多而與山

此抄作第一張

問林下人往還少若將借譽於彼者是大不然珠潛劍埋
猶現光怪文字在天地間決無泯沒之理夫挾權位以軒
輕人物貴顯者之任也持衡尺以裁量文章非貴顯者之
任也君求諸已足矣奚彼之求哉君名天定

晚覺開蒙翁

近時詩人竭心思搜索極筆力雕鐫不離唐律少者二韻
或四十字增至五六十字而止前輩以此擅名後生歌慕
人人有集皆輕清華艷如露蟬之鳴木杪翡翠之戲苔上
非不娛耳而悅目也然視古詩蓋有等級毋論騷選求

二篇可以藉手見岑參高適輩人難矣雖窮搜索之功而
不能掩其寒儉刻削之態唯晚覺翁之作則不然其實穿
融液奪胎換骨不師一家簡綺穠浚隨物賦形不主一體
卷中二韻者四十字者五六十十字者尚可以心思筆力為
也至其大篇險韻窘狹處運竒巧平易中現光怪如決河
蓄而注強弩持滿而發不極不止非心思筆力可為也夫
子曰辭達而已矣翁其辭達者歟韓子曰氣盛則言之短
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翁其氣盛者歟翁博極群書有易
學秋賦危中鴛者屢矣而輒失之遂棄場屋以琴詩自娛

余序此集不惟見翁久幽不改之操避世無悶之意且為詩家沈寒儉刻削之謗翁章氏名樵字林伯

翁應星樂府

曩余使江左道崇安君袖詩謁余於逆旅余讀而竒之訪其家世君曰浩堂吾兄也余歎息曰君可為謂難為弟矣別去一甲子不與君相聞君忽貽書抄所作長短句三十餘闕寄余其說亭障堡戍間事如荆卿之歌漸離之筑及為閨情春怨之語如魯女之嘯文姬之彈也至於酒酣耳熱憂時憤世之作又如阮籍唐衢之哭也近世惟辛陸二公

此下接抄前第三張有
此氣魄

此抄作第四張

風何如曰五七言余固評之矣六言如王介甫沈存中黃魯直之作流麗似唐人而巧妙過之後有深於詩者必曰翁之言然寶祐丙辰露節後村翁序

中興絕句續選

南渡詩尤盛於東都安紹初則王履道陳去非汪彥章呂居仁韓子蒼徐師川魯吉甫劉彥冲朱新冲希貞乾淳間則范至能陸放翁楊廷秀蕭東夫張安國一二十公皆大家教內教翁自有萬詩稍後有如項平父李秀章諸賢以至江西一派永嘉四靈佔畢於燈窓鳴號於江湖約而在

下以詩名世者不可殫紀如之何限以二百篇也續選如東都之教唯五言僅六十而六言加十焉野處編六言終唐三百年止得三十餘篇余於本朝得七十篇倍於唐矣既而又以中興七言拾遺百篇附卷末寶祐丙辰日南至後村翁序

教海要津

達本哀輯是書凡前代釋子通儒書者華人設佛學者千百載間紀述賦咏網羅畧盡以余觀之如蕭氏父子厘區因果隋唐諸帝諄諄緣業業南朝而下士人則又以其流連

光景朝弄風月之技施之內典中如淨秀行狀之類非特迂誕擗且以迷為覺雖其間大浮圖支遁道安元奘輩橫說慳說極其辨博至墮義處亦不免援儒書以暢其意求其言簡而詣空而實卓然了此一大事未有及慧遠者達本自名其書曰教海要津夫望之渺然無邊際者海也可瞬息達彼岸者筏也祖師密授元無一字注脚卷中如沈謝徐庾江摠任昉諸人縱詵到天花亂墜究其歸宿皆流浪生死海中欲濟而無筏者是惡知津乎然近世儒釋於本色書率未過日本釋也兩下簡冊涉獵一匝亦足以

愧空空之鄙夫矣余聞本將倣此義例取建隆以來該禪
文彙為續編因勉之曰昔者嘗究熙陵阜陵聖製一二真
得西來意者大臣如張無盡力量雄可奴視房融裴休名
儒如陸龜山楊慈湖見處高非李習之柳子厚所及大浮
圖如兜率悅芙蓉楷迳山杲拙庵氣魄大有一句捧不起
者有一唱使人三日聾者若能着眼勘辨一一拈出豈不
快哉它日書成余又當為汝下一轉語

趙逢原詩

古者藝必有師師必有傳人師之所在其傳必廣王豹處
處於淇而河西善謳綿駒處於唐高唐而齊右善歌其來
尚矣惟學亦然屈原楚人也故騷盛於楚浮邱伯轅固齊
人申公魯人也故詩學盛於齊魯邠雲蜀人也故詞賦盛
蜀上饒郡為過江文獻所聚南澗方齊之文稼軒之詞皆
名世至章泉澗泉又各以其詩號為大家數然世之所以
共尊翊二公帖然無異論者豈直以其詩哉其人皆唾涕
榮利老死閑退槁而不可榮貧而不可賄有陶長官劉遺
民之風雖無詩亦傳况其詩自妙絕一世乎趙君逢原亦
余江村摘藁古體深得陶韋遺意律體不犯姚賈一字掃

世間浮淺之習為事外清遠之言嗚呼韓趙遠矣君稍後出而研尋所得造詣所及迺與夫未嘗^接譽歎經指授者無異可謂二師傳人矣昔南塘趙公題章泉梅詩云梅是翁之折角巾無梅渠不謂高人可憐世上癡兒女滿口梅花欲效鬻南塘既以此評章泉之作余請以此序逢原之詩可乎逢原名宗源富春秋擢儒科通朝籍蓋進而未止者

葉朝瑞詩

建士葉應祥携其宗人葉朝瑞詩卷求余著語閱其詩多佳處然自號曰靜默則余所未喻自昔詩人高者仰天攀

星深者入海求珠如蜂之採蜂之織擾擾終日如之何而可靜也如蜩蟬如螻蝻如蠶之鳴啾啾達曙如之何可默也余束髮有吟癖既耆知此二病能淺^哉余生害余性遂割棄不為然後百骸少寧七竅免鑿蓋曰靜曰默老者之事不虞君之涉吾地也司空表聖嘗云後生乞汝殘風月自作深林不語僧吾方將以風月乞汝又惡得默靜而默乎

蕭居士書華嚴經

前賢多自札道釋書王右軍有黃庭經歐虞有多心經歐又有陀羅尼呪然此經呪皆簡短唯柳書金剛經字差多

爾吾里大善知識蕭居士宗永手寫華嚴經八十一卷是
經十萬言在大藏中尤浩繁部帙幾半通鑑溫公謂士大
夫閱通鑑終編者少余謂今僧家於華嚴亦然頃見靈石
主僧祖日手抄本小字端謹如雕刻然日公時方少及既
老不復能矣今居士以九十之年能之使日公及見當合
掌讚歎况俗人乎余二十七八歲時嘗讀是經且筆其至
言妙義于簡今追思之了不省記作字不能五七行則手
戰嗟夫余小居士十七歲而衰健之判如此豈特松栢蒲
柳異稟而然歟里人言居士處如馬少遊不入城如龐德

公身享上壽子亦白首孫桂發知名太學垂以舍法解褐
靈椿丹桂萃於一門積善之報也

宋希仁詩

近世詩學有二嗜古者宗選縛律者宗唐其始皆曰吾爲
選也吾爲唐也然童而學之以至於老有莫能改氣質而
諧音節者終於不選不唐無所就而已余謂詩體之格有
古律之變人之情性無今昔之異選詩有蕪拙於唐者唐
詩有佳於選者常欲與同志切磋此事然衆作多而無窮
余論孤而少助晚見宋君希仁詩而異之君永嘉人智足

以知四靈之短而欲合諸家之長其成婦詞云君去無還
期妾思無已時軍中無女子誰為補征衣又云或傳雲中
危夫死賢王園恐傷老姑心有淚不敢垂和陶云城中豈
云隘我見無夷途所以龐德公車不向此驅斜陽掛林杪
野花續春餘喜弟歸云數年何處客昨夜獨歸船送僧云
漂泊知何處艱難亦別僧旅夜云更長初過雁蟄後稍無
蛩廢墓云多年翁仲在寒食子孫稀皆油然發於情性蓋
四靈扶露無遺巧君含蓄有餘意余不辨其為選為唐要
是世間好詩也或曰君詩已經曹戴二老評量矣子言非
贅歟余曰詩有大小序相傳大序子夏也小序衛宏也余
雖不敢望孔門高弟豈不自附於漢儒乎君名慶之

宋希仁四六

作四六如椽衆材而造宮棟梁椽楠用遺其材拙匠也如
和五味而適口鹹酸甘苦各執其味俗庖也鍊字如鑄金
一分銖未化非良冶也成章如織素一經緯不密非巧婦
也用故事如漢王奪張耳軍如淮陰驅市人而戰否則金
不止鼓不前反為故事所使矣偶全句如龍泉之合太阿
叔寶之壻彥輔否則目一眇枝偏枯反為全句所累矣余

閱近人所作數十百家新者崖異熟者陳腐浚者輕虛深者僻晦或淳漓相淆雜或首尾不貫屬均為四六之病唯宋君希仁筆端有前數者之長而無後數者之短退之所謂可以鳴國家之盛非斯人其誰惜乎西山南塘不及見而余亦老矣昔平崖公訪希夷於華山獲紙筆之贈公曰驅我入閤處去耶余之希夷風鑒然以文字求之知君他日之必入閤也萬一余窮健未死君無負余卦錢

聽蛙詩

十年前翁示詩一編純唐律也余跋以二首有放開隻眼

饒初祖之句晚又得其別集凡五十餘首皆大篇險韻余始悟前編如壺邱子以杜德檢示季咸如韓退之匿龐幘不使張籍見者然後悔余知翁之未盡也近時小家數不過點對風月花鳥脫換前人別情閨思以為天下之美在是然力量輕邊幅窄萬人一律翁獨以胸中萬卷融化為詩於古今治亂南北離合世道否泰君子小人勝負之際皆考驗而施衮斧焉山澤而抱廊廟之志者也葵藿而任肉食之憂者也里中後生小子莫知翁為何人惟亡友王鄉實之尤敬重自寶之仙去翁唱和幾息悲夫鯢鯨吞吸

與鼠殊量龍象踈踏非驢所堪孰能起寶之於九原而與翁遊哉

通鑑記纂

外舅王融林公博極群書而反之以約辨雕衆甫而對人若訥不能言其厭麾節而徑歸却弓旌而堅卧也年事已高矣余歲一蒞詣公至必留留久者或數月無一飯不相陪夕輒延入卧內飲數行余退解衣斲睡公方篝燈開卷且讀且抄徃徃聞雞未已公為人深厚余不敢叩讀且抄何書也公歿寒齋兄弟始出通鑑記纂三大帙手澤燦然

薄紙密行字如蠶種類場屋懷挾之為於涑水一部書攷訂甚精簡切處如范唐通鑑詳備處如袁氏紀事本末抑揚予奪處如胡氏管見偶遺忘處明日復以片紙附益之凡前人言行有適然相類者前代事有千載議論未定者必參合諸書會粹衆說蔽以己意溫公才德之辨極嚴至公乃曰古之所謂才者明允篤誠齊聖廣淵元凱之倫也與後世之才異其說粹於溫公矣三大帙者余三十年前尚能讀今益老昏睛携就睛簷翻閱移晷始覽竟一章於是寒齋墓木已拱二子曰同曰合抱其書泣謂余曰大父

遠矣序以累公昔向秀註南華身後子幼書為郭象所竊
公節高而言立又有子如同合此書無余序猶傳亦決非
郭象輩能於寒齋孫竊者

詩境集

昔之評文者曰文以氣為主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
下者皆宜朝本評坡文者衆矣往往稱其天才超軼筆力
浩大而巳至我阜陵獨曰氣高天下乃克為之嗚呼阜陵
之言可謂盡坡公之平生矣故詩境方公時語出驚人為
誠齋放齋所少和稼軒所居雪樓火公唁之有向處卧元

龍之句時稼軒樂章豪一世公以偏師劇壘初筮仕有南
海百咏羅仇挑虜南吹公丞蕭山未三日以選使軍前議
和垂成矣虜有所邀索皆峻拒而虜怒反命乞國書免繫
平章權侂詰其故公以虜求首謀對而仇怒及謫公清江有
南冠萃藁牧韶道兩州有曲江九疑藁歷廣西憲漕淮東
牧有桂林淮南諸藁坐議邊事與當國不合漕免歸歸益
益大肆於翰墨歸六年而卒得年四十六歲爾後四十年
孫香山明府大年會粹公叢藁為十三卷別刊使虜語錄
以國史本傳附卷末而請余序之余與公素相親狎公於

書一目十行詩文操簡立成而宮羽協諧經緯麗密若苦
思而得者事大如山衆相顧失匕箸公神閑意定起而應
之其條世務畫軍冊它人累千百言不能盡者公片語而
決余久姜情不能知公文字蘊奧竊以為集中無韻之作
言之短長也有韻之作聲之高下也藝之至者不兩能涑
水不工四六南豐不能詩公何以能集衆長而擅一家哉
豈非阜陵所謂氣高天下者為之本歟此集名為大全然
送余赴廣西幕五言古體長篇自謂得意者今逸此篇它
逸詩尚多四六多警策亦不載明府其訪求而補綴焉

楊彥侯集

古作者皆自傳其文不託人以傳也託人以傳者必其人
之文與我相上下如劉之序柳蘇之序歐然後無愧若趙
德之序韓殆以蓬撞鐘蠡測海矣清漳楊公彥侯乾淳耆
舊文既高雅而序之者皆當世名卿相余不能悉記追念
少小受學於故諫議忠簡傳公公不妄語不溢美其評公
之文曰典實渾厚又曰雖或汪洋闔肆其歸無一字之不
實余以忠簡之評知楊公之文信然昔河汾王氏論歷代
文士十有六人畧曰謝靈運小人哉其文傲沈休文小人

哉其文治謝莊王融纖人也其文碎徐陵庾信夸人也其
文誕謝朓淺人也其文捷江總詭人也其文虛曰冶曰碎
則不渾厚矣曰誕曰虛曰捷曰傲則不典實矣此河汾氏
所以遲退沈謝輩而進荀悅陸機忠簡公所以厭近作而
深嘉屢嘆於揚公之文乎揚公與公溪高公彥先同時高
輩行稍先與公倡和尚書顏公幾聖諸賢皆從公遊其師
友淵源如此公汝南子孫多賢求余文者曾孫新懷安承
思謙

茶山誠齋詩選

余既以呂紫微附宗派之後或曰派詩止此乎余曰非也
曾茶山贛人楊誠齋吉人皆與大家數中比之禪學山谷初祖
也呂曾南北二宗也誠齋稍後出臨濟德山也初祖而下
止是言句至棒喝出尤徑捷矣故又以二家續紫微之後
初陸放翁學後於茶山而青於藍徐淵子高續呂曾參誠
齋驚警句往往似之湯季庸評陸楊二公詩謂誠齋得於
天者不可及也

嘉禾縣圖經

古書有九邱序書者曰邱聚也言土地所宜風氣所生皆

聚焉至周更名職方氏序又曰孔氏述職方以除九邱是
倚相之所讀者孔氏既除之矣然考之夏官職方氏所掌
大而邦國都鄙微而財用穀畜志圖而辨之則猶邱聚之
義後世圖經本此接種雙溪建巖邑山明水秀茶筍妙天下南
渡名公鉅儒奮興是邑殆如魯之洙泗吾我宋之關洛文
物大備惟縣志無所考非闕典歟曩余為宰於斯得劉溪
翁圖經手藁甚詳密欲纂輯不果後見建安新志多採於
溪翁蓋郡人知有溪翁之書而邑人反不知豈非余之愧
哉其後邑趨於壞金華趙君與寶膺未幾而僮者植蠶者

飾余南歸假道及於縣士民舉長官不容口它人散精力
應酬簿書期會不給君乃有餘暇及於縣志請余序之噫
當余之時力猶可為而余不克為君承不可為之後而設
笑為之得無重余之愧哉然邑之城郭都鄙土物風產遠
則故老之記聞近則縣名之更改與夫名公鉅儒之言行
大家世族之源委開卷瞭然矣初君之先大君子諱希伋
嘗館銅墨清而剛有千百年之思去三年而余繼之余去
三紀而君繼之回思拙政前不及君先君子後不及君因
序此書聊識余愧溪翁名某字叔通

信庵詩

叔孫穆叔有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信斯言也是云有功德者無待於立言歟嗚呼賡喜起之歌臯陶也作鵠鷄七月周公也棠棣召穆公也江漢尹吉甫也皆古大臣也謂之其次立言可乎自穆叔之論行世始以文為道之小技詩又文之小技王公大人率貴重不暇為或高虛不屑為而山林之退士江湖之旅人遂得以執其柄而稱雄焉自晉唐以來已然矣少保丞相魯國信庵趙公事兩朝出將入相四十二年天下知其為大勲德人也某丙午

待罪史局竊窺公所記時政聖語辭簡而事核固已服公史筆壬戌告老歸田又獲公詩藁七言絕句一百四十三古律詩十八五言絕句五十古律詩五六言詩六發曠懷雅量於翰墨寓雄心英繫於杯酒其訄謨定命則雅人之致家處唯諾則萬石之訓結交義氣則河梁之作望古慨慷則梁父之吟至於陶寫性情賞好風月雖玉臺香奩諸人竭力追琢者不能及也然後又服公詩律某嘗謂近世善評詩者無出邵康節陸放翁邵誦韓詩蝶鬧稗間之句以為怨而不傷婉而成章陸題萊公祠云巴東詩句澶州策

信手拈來盡可驚公亦曰昨日風吹花已盡今日風吹花
又開世事不須深着意吾須把作看花迴其於功名富貴
之際如此夫裨蝶一時戲筆也然微婉有無窮之味澶州
之策宗社大計也顧與巴東詩句並言邵陸評詩與孔氏
有德者必有言之論合異於穆叔之言矣公門下客如宋
子京歐陽永叔者比肩乃不遠三千里命某以序集豈非
以其愚慙有公論耄退無諛辭歟

劉後村集續編卷七終十七

劉後村集續編卷七終十八

序

刻楮集後序

余長季二十歲作前序時余未七十季未五十意季之詩
愈出而愈無窮也壬戌余告老得歸喜曰可以尋小窻殘
燭之盟矣行至鐔津得季函問慟絕幾墜車下入門六親
皆在惟季不可復見舊怡愉切惚之地書去架塵滿几觸
目皆愁緒矣既葬季命小侄佑甫收拾遺藁又得百首皆
季手料簡者是為後集夫詩參衆作而後見工拙前社友

信手拈來盡可驚公亦曰昨日風吹花已盡今日風吹花
又開世事不須深着意吾須把作看花迴其於功名富貴
之際如此夫樛蝶一時戲筆也然微婉有無窮之味澶州
之策宗社大計也顧與巴東詩句並言邵陸評詩與孔氏
有德者必有言之論合異於穆叔之言矣公門下客如宋
子京歐陽永叔者比肩乃不遠三千里命某以序集豈非
以其愚慙有公論耄退無諛辭歟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之九十七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之九十八

序

刻楮集後序

余長季二十歲作前序時余未七十季未五十意季之詩
愈出而愈無窮也壬戌余告老得歸喜曰可以尋小窻殘
燭之盟矣行至鐔津得季函問慟絕幾墜車下入門六親
皆在惟季不可復見舊怡愉切惚之地書去架塵滿几觸
目皆愁緒矣既葬季命小侄佑甫收拾遺藁又得百首皆
季手料簡者是為後集夫詩參衆作而後見工拙前社友

多詠諸老如老儒老道老僧老士之類余亦效顰以季所作
觀之其過余遠甚使更假之年吾未見其止也悲夫人琴
俱亡之痛終而已矣

辛稼軒集

自昔南北分裂之際中原豪傑率陷沒殊域與草木俱腐
雖以王景略之才不免有失身符氏之愧建安省方畫淮
而守者百三十餘年矣其間北方驍勇自拔而歸如李侯
顯忠魏侯勝士大夫如王公仲衡辛公幼安皆著節本朝
為名卿將辛公文墨議論尤英偉礪落軌道紹熙奏篇及

所進美芹十論上虞雍公九議筆勢浩蕩智略輻湊有權
書論衡之風其策所元顏氏之禍論請絕歲幣皆驗於數十
年之後符離之役舉一世以咎任事將相公獨謂張公雖
未捷亦非大敗不宜罪去又欲使顯忠將精銳三萬出山
東使王任開趙賈瑞輩領西北忠義為前鋒其論與尹少
稷王瞻叔諸人絕異鳴厚以正未可孝皇之神武及公盛壯之
時行其說而盡其才正未可未封狼居胥豈遂置中原於度外
哉機會一差至於開禧則向之文武名臣欲盡而公亦老
矣余讀其書而深悲焉世之知公者誦其詩詞而已前輩

謂有井水處皆唱柳詞余謂耆鄉直流連光景歌詠太平
爾公所謂大聲鞞鞞小聲鑿鑿橫絕六合掃空萬古自有
蒼生以來其濃纖綿密者亦不在小晏秦郎之下余幼皆
成誦公嗣子致京西憲極欲以序見屬未遣書而卒其子肅
其言先志恨余衰憊不能發斯文之光焰而姑述其梗概
如此

平湖集

景定庚申上既躬攬權綱去凶舉相凡為前揆媚忌擯遠
者以次號召於是平湖陳公以外府丞起家俄擢中秘書

余亦牽聯同升史事稍暇公出所論著三十餘帙使余評
之會公進司言責謂見有時論質寢疎余亦苦書詔填委
久不克為及告老而去公責前諾余歸始紬繹公衆作而
嘆息曰本朝五星聚奎文治比漢唐尤盛三百餘年間斯
文大節目有二歐陽公謂崑體盛而古道衰至水心葉公
則謂洛學興而文字壞歐葉皆大宗師余其論如此余謂
崑體若少理致然東封西祀粉飾太平之典恐非穆修柳
開輩所長伊洛若欠華藻然通書西銘遂與六經並行亦
恐黃秦晁張諸人所未嘗講公之文多萬言少千字出入

經史貫通倫類操簡立就初不經思雖踏壁冥搜者不能
逮及其研理學衍師說章分句析千條萬緒會歸於一雖
立雪飽參者有愧色至於表牋啓記序銘跋古律詩彙分
臚列臺閣之文溫潤金石之作古雅有似汪綦者有似蘇
曾者有似騷選者有似唐風者可謂無崑體之偏而得洛
學之全矣公尤長於論議諫前後累百疏每奏一篇上輒
稱善雖僻貴臣絕左威咸皆和顏容受不以為忤其言貪吏
勢家詳徒黥胥之害民也六曹請托之撓法也秋苗輸納
之剝下也訟未結絕部符改送之為姦也盜鑄偽造之蠹

錢楮也玉音宣諭字輔每曰陳某所奏切當宜痛革必盡
公素講密所言尤切至者往往焚藁世莫得而知辭惟克
言播告中外至四至五如揭日月有目咸知焉烏虜聖人
之言經也腐生諛儒何所容喙顧余嘗待罪詞史館矣觀
明主之好文賞諫喜故人之得君行道茲獲以鄙樸之詞
序鉅麗之作不亦探觚弄翰之快乎

曹東圃集

故侍制文恭東圃曹公歿余得其奏疏講義進故事申省
狀雜著古律詩若干卷於其子延平通守怡老請余序之

是歲余召通守亦進列於朝每見請益力余詞頭山積為
解俄而以出牧於莆余既告老執民禮事地主且懷公曩
過發笥溫故而竊歎曰斯文豈待序而傳者蓋公當寶紹
間登畿十年不為當國所知上因輪對默察其忠玉音每
記其名氏端平改瑟首擢為常浙西常平使者陞辭一疏
言論慷慨建臺累牘念慮慘怛不曰外臣而有遐心移憲
浙東召拜諫省首事言至於誤至於悔雖欲起而抹之其
動搖根本流毒生靈多矣况至於再誤耶又言前之曰誤
在於戰此既往不可追之悔今日之誤在於和尚可乘其

機而轉移當喬鄭去留群情觀望之際而公之論其平如
此上召某執政公言其人有主和之名奈何召之以戰排公
議上密令潛邸舊人奏事公乞且試之外庸又言邇日除
授徃徃片紙中出不謀之公議近習日進大臣不參倖門
日開臣恐大厦傾而漏舟覆矣他建論寢廣遷起居郎擢
禮部侍郎皆不拜免牘云以史官則不居以從官則居之
是臣自具彈文矣謂告累月上知不可留以集撰帥閩節
麾所至條陳民瘼吏治臧否麤言細語皆有義味詩直公
餘事爾他人為之有欲嘔出心肝者有斷數髭而成五字

者公古風調暢流麗得元白之意律體精切妥帖拍姚賈之肩非若小家數然余嘗接公議論魁然厚重長者與人處油油然與之皆若無所異同者及在人主前辨忠邪決去就則義形於色不可屈撻自閩還里召不復出其諫書他日當與杜相範唐卿璘並傳永嘉多詩人余及識紫芝靈舒公集中亦有與舒還往者因併記之而奉巨編歸之司直使君

林太淵文藁

余始見太淵詩驚其超詣然未見其散語也既而稍得其一二雜著尤超詣於詩余晚收召太淵奉間檄往來淮浙旅食輦下最久雪天雨夕必過余商榷此事往往達旦盡出其過違藁若干卷余閱他人之作或一聯警策而全篇腐陳或初意高深而卒章卑淺唯太淵詩文設的於心發無虛強其藁於腹成不加點讀之盡卷不見其辭窮義墮處無猶未盡見其儷語也別後得其謝薦舉啓一卷又超詣於散語四六家必用全句必使故事然鴻慶欠融化梅亭稍堆垛要是文字之病太淵所作翦截冗長剗去繁蕪如以鳳膠續斷獺髓滅癩人見其粹美無瑕意脉相貫孰

知良工之心苦焉或曰輩行後於太淵者却立於下風九
萬里宜也前於太淵者亦瞠乎若後何耶余曰釣一也有
連六鰲者有得寸馨於沮洳者力有強弱也庖一也有解
十九牛而刃若新發矧者有月更刃者技有巧拙也安得
人人而太淵乎太淵林氏竹溪中書君之冢子名泳

游受齋集

寶慶初元余宰建陽受齋莊簡游公方燕居里第余數至
似山堂考德問政入謁必倒屣留語必更僕比余去不得
罪於民公之教也公薨二紀余與公仲子尚書郎孝嚴長

孫潮牧寺丞義肅會於溪上握手道舊於是公墓木拱矣
余既告老潮牧寺丞自潮貽書曰大父隧碑實齋筆也謚
議奉常考功筆獨遺文若干卷未序敢以累子余疇昔得
公片言寸簡皆佩服珍誦耄矣如見斯文大全顧非幸歟
余觀前人各有論著然朝銳暮惰者其氣索初令晚謬者
其詞餒自漢弘宏寬唐柳劉皆有此疾嘉定甲申權焰赫然
上下以言為諱公為尚書郎獨勸先帝收民心軍心士心
又言與其扞格齟齬以起天下不平之論孰若平心定氣
以來天下盡忠之言臺疏擊去之出守溫陵不召者五年

初安晚鄭丞相客授峽州竒其人羅致漕幕及相端平擢公卿公列且兼導旨北伐議起附和者多公入對首進根本之論極言邊民和糴饋餉之苦又援南軒張公之言欲得中原百姓之心必先固結境內百姓之心以是又不容於朝然鄭丞相素敬公畀以鄭閫且以書戒親舊曰此公在節不可犯以法從召不拜後累召皆不至終鄭丞相去吳芾集撰至季丞相始以次對及告老始進學士蓋公自一命至三命自弱冠至九裘夷險一致壯老一節故發之於文塞下者士稚越石之壯榻前者劉向周堪之忠家庭者卽陵太邱之訓郡國者召伯國僑之愛里社者二疎兩龔之趣他人占一不啻足公何以能包衆甫而備技全美也豈非積之厚其胸中無毫髮之可愧故筆下不絕削而自合歟余嘗歎寒人寒生所知不遠公家自御史肅公得伊川輩傳默齋文清公爲南軒高第公師祖而友兄百年文獻在焉余少遊治城讀忠襄揚侯廟碑願北面默齋而不可得其集皆能成誦公詩文絕肖默齋合二集雜觀殆不能辨於伯氏一言一句終身記之不忘其恭兄有如此者編交諸老尤爲後溪劉公所知余昔有文誄公述公大

節已詳序為文集而作實齋奉常考功所稱道者不復出也

宗忠簡遺事

自古夷狄如苗葛昆夷獯豢之類不過蠢蠢然豉之足矣至春秋吳楚稍如蛇豕存食中國小者爭霸大者問鼎于斯時也非一夷吾出而以身當之舉天下皆左衽矣厥後狄難莫慘於晉之永嘉夷甫勸稱尊茂宏定都江表伯仁對泣新亭而已惟越石士稚出而以身當之越石之言曰臣與二虜勢不並立 勒不梟臣無歸志士稚之言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故能以一殘弊并州

與勒對壘以三千衣隊剪荆棘立府縣使河南盡為晉土余讀史至此未嘗不嘉其志氣之壯而惜其功業之不遂靖康之遇略如永嘉有張大女真可畏如虎如蛟者有勸河北諸郡清野者有止勤王之師者有秉汗馬索羊之筆者惟忠定李公忠簡宗公忠獻張公出而以身當之而宗公之事尤難其領開封也粘幹雖去尚屯兵河上都人凜凜莫有英志公至旬月軍民按堵拊凋瘵以恩馭豪猾以威降胡潰平望風響附兩河群盜百萬號公宗爺願効死力山寨豪傑皆自備糧械聽公調發公因人心奮激尅期

北向二十四疏請 上回鑿以繫衆心臣當躬冒矢石為
諸將先優詔嘉歎而有陰沮之者公憂鬱瘍生於背諸將
問疾公曰吾固無恙若等能讐虜吾死無恨衆皆泣屬纊
猶呼過河者三忠臣遺士聞而痛之初虜不敢越汴而南
以公在焉後使杜充代公虜始越汴犯淮 大駕去淮幸
浙而中原遂幅裂矣余嘗論之忠定初相擢公尹京遣傅
亮張所使兩河譬之於奕此止兩着壞局可活矣於是忠
定僅七十餘日策免公費志以歿忠獻亦不久定於位檜
相十九年名臣良將錯死其手焉虜天也公與汪黃皆霸

府舊僚二人方希世用事公奏記大元帥以近剛正遠柔
邪為先若陰諷之者又顯斥之曰潛善閑人伯彥微人朝
夕贊 陛下南幸棄河南北京東西淮南陝西七路千百
萬生靈如糞壤草芥不知二三大臣何故厚於賊虜薄於
國家如此二人見之滋怒初大元帥偕王雲出使非公守
磁遮留帳殿幾墮虜計汪黃雖切齒於公而不能害天子
保全之也昔孔明論先漢以親賢臣而隆後漢以親小人
而傾與公正邪之論合古之人有讀樂毅書而泣者有讀
出師表而淚滿襟者余於公奏篇亦云公始辭呂參政惠

抄
御辟中忤林靈素黜謫晚稍見用尹京時已六十九明年而薨世治則不識真卿之面國難則能抗越石士稚之志使夫子復生必有微管之歎矣公遺事行世已久今連帥寶謨王公鎔公外孫也稍採摭舊聞以傳益之寶謨公衣綉授鉞於閩劾大吏繩巨猾殲逋寇條約清明令行禁止有公之風

虞惠求詩

從子勳監滄峽鎮寄詩一軸來曰此虞君惠求所作張君崇端所書又曰惠求之子欲余序之余讀之盡卷及諸賢

跋語詳君生於淳熙己酉歿於寶祐乙卯年六十五計平生當有千篇少亦數百今卷中止有三十二首乃張君摘書者夫作詩難而觀詩尤難聖筆所刪之外它人去取鮮能知作者之意大小序且不免譏評况下於此者乎張君謂此三十二首為惠求得趣之筆然乎否乎余恐其不止此也近世詩人莫盛於溫台水心葉公倡於溫四靈輩和之竹隱徐公倡於台和者尤衆惠求其一也余長惠求三歲自邕角走四方江湖社友多所歎接然如惠求者未之識甚矣余之孤陋寡聞也它日得君全集當別為下語惠

求名某其子名某某官張君名輯

閑話緒餘

寒齋之書曰閑話者得慈湖絮齋骨髓惜象山不及見子
真接為書曰閑話緒餘余覽之贊歎曰孝子慈孫之言也
盖向有歆與無子同鑒有超與無孫同今福勝翁陵墓之
木拱矣而子真之言論風旨一則曰祖德二則曰父訓筆
之書至於自規壽藏必前瞻父傍依祖乃愜志世之能言
者不必能行子真析理雖極於微妙制行不離乎平實其
微妙者可能平實者不可能也或者疑曰君子語大天下

莫能載語小天下莫能破由儒家者流言之性與天道大
也庸言庸行小也下學而上達始士而終聖固有等級是
書語大而畧於語小若以為一蹴可至然乎否耶余曰子
真於庸言庸行信之至矣性天非高也語大非夸也余將
往而從焉

勿失集

寒齋遺同合復明珠祝之曰謹勿失墜二子嗣其學各為
書同書余序之矣合所著曰勿失集皆過庭付授對床講
貫者其間至言妙義非今士意度所及儒中之象山僧中

之大慧道家者流之劉高尚也集中四賦二論高簡流麗
欲逼唐子西王逢原箴銘序贊切世用者皆中窠臼惟詩
設方外者當別論余每謂寒山子何嘗學為詩而詩之流
出於肺腑者數十百首一一如巧匠所斲良冶所鑄惟大
儒王荊公擬其體似之他人效顰不近傍也荊公素崛強
非苟下人者讀寒齋父子詩當作如是觀

李後林詩

曩被命刺袁道盱見侍郎聶公善之論當世詞人盛稱後
林李公百高詩交余願交焉至豐城聞李公居邑之麻原
屬迫上日不果迂道求見丙午余被召至廟山有以詩筒
至者啓視則李公贈余七言也相期甚遠時公自省闡論
事被斥不以去魯出畫為戚而以求友論文為樂因歎前
過其里後遇諸途皆交臂失一見人生會合之難也如此
晚忝詞臣寓解與公友人中秘書歐陽公權同巷然後見
公詩大全蓋過江一大家數也公權請余序之時禁中書
詔屢填院諾而不用果為及告老歸屬疾在目又不果為
公權及公以書責前諾乃發篋溫習作而曰世緣深者天
機淺律體工者古風拙語綺者力輕辭繁者味短世有垂

天之翼專車之骨吾未之見也他人作皆然惟後林李詩如陽春花卉紅紅白白不以剪綵刻楮為巧如大將旗鼓堂堂正正不以翹關挾輶為勇清絕者如揮王謝之塵尾正大者如坐關洛之臯比浩博者如韓杜之南山北征高妙者如陳子昂朱晦翁之感遇感興憑高懷古者逼鳳凰臺黃鶴樓之作登山臨水者挾廬山高赤壁賦之氣傷時惜賢者雖送質甫澹菴之什無以加也學問志節繫焉去就離合見焉詩云乎哉余少亦酷嗜既耄而昏意有欲言辭不能發安得飛車從公劇談抵掌商榷此事乎

徐貢士百梅詩

余二十年前有百梅絕句和者甚衆或縉紳先生或江湖社友體製各異出而用世者其言流麗處而求志者其言高雅余巾屨至今晚得清漳江君咨龍東隴徐君用虎既盡屬和且為之義疏詩篇篇警策有新意若自為倡首者非趁韻之作也所謂義疏又援引該洽片辭隻字必穿穴所本徃徃發藥余所未聞知昔人服善甚至以競病推敲判工拙有工一字師之語若二君者豈惟予之一字師哉然二君皆老於場屋未脫白龍飛天子將親策於廷此詩

賡載薰風慶雲之歌和過沛橫汾之曲極文章之用而後已未宜與余爭此冷淡生活也

林子燕

五言詩三百五篇中間有之逮漢魏蘇李曹劉之作號為選體及沈休文出以浮聲切響作古自謂靈均已未未覩斯聞一唱百和漸有唐風唐初如陳子昂以感寓平挹騷選非開元天寶以後作者所及李杜大家數姑置勿論五言如孟浩然劉長卿韋蘇州柳子厚皆高簡要妙雖郊島才思拘狹或安上字而斷數髡者或先得上句經歲始足

下句其用心之苦如此未可以唐風少之近世理學興而詩律壞惟永嘉四靈復為五言苦吟過於郊島篇帙少而警策多今皆亡矣靜學林君子燕茂陵名執政之孫有詩名而不自表暴有吏能而深自晦匿居西湖北三十年嘗倅吳去非其罪歸北山不復出余敬其人得其詩若干首皆五言也無郊島之艱深而有元白之曠達惜湖山寂寞不及與四靈上下其論予耄且盲醫禁于思索友勸于靜默於君詩不能屬和姑錄而藏之

二林詩後

子真詩如靈芝醴泉天地精英之氣融結而成如德山趙州機鋒如寒山梵志詩偈不涉秀才家筆墨蹊迳非頂門上具一隻眼未易觀而得之也余於二十年前見子常詩句澄的對大率如唐大家數之作余有咄咄逼人之嘆今得其近製其間出奇運智殆欲求工於古人者余益嘆君進未止蓋余老古錐如新戒縛律君大自在如散聖安禪因書其後以求商榷

送林太淵赴安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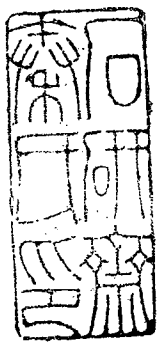
余友安溪明府林君太淵將縮銅墨乞言於余且援龍泉

送劉茂實宰奉新序曰必如此然後與龍泉方駕予愧謝曰人各有能有不能龍泉本意欲上之人去煩密之法無破產之役無雜名之斂不以所難責吏又欲長民者因今之法度以行其政事之仁真不刊之名言也至於論選人至改官格法及士大夫有視邑如鑊如灘者其文千變萬態態雖苛鄉莊周無以加君迫上日余過耄期臨別無新意以激發吾友而古事又太淵之所厭聽雙溪余舊封男處也貴寓如朱如游如後山五夫史劉皆鼎貴余始至或不順吾令余不責人久之邑人察余無他益相親狎有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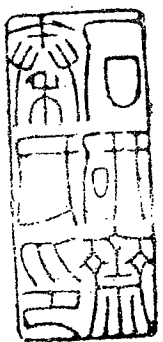
瘼或早淹當減放必余告舊煩於訟暮年日僅數紙或無
訟吏不勝飢多遁去郡昏問邑駟何以久無讎訴駟白宰
所剖決農夫皆能傳詞士大夫或傳寫以教子孫弟比再
暮及垂滿民恐予去室人疾革氏守縣門為佛老事以祈
福後余被召造朝或擁麾節來往近或十年遠或三紀而
其人聞余至雖深山窮谷戴白之老爭持幡花迎饒余晚
遭涉此父老相率百餘人至莆唁問雖余子弟過其境亦
候問不絕前日鼎貴諸老皆已仙去其存者非子則孫亦
皆通顯徃徃出其上世手澤或誦余舊詩文叙執之敬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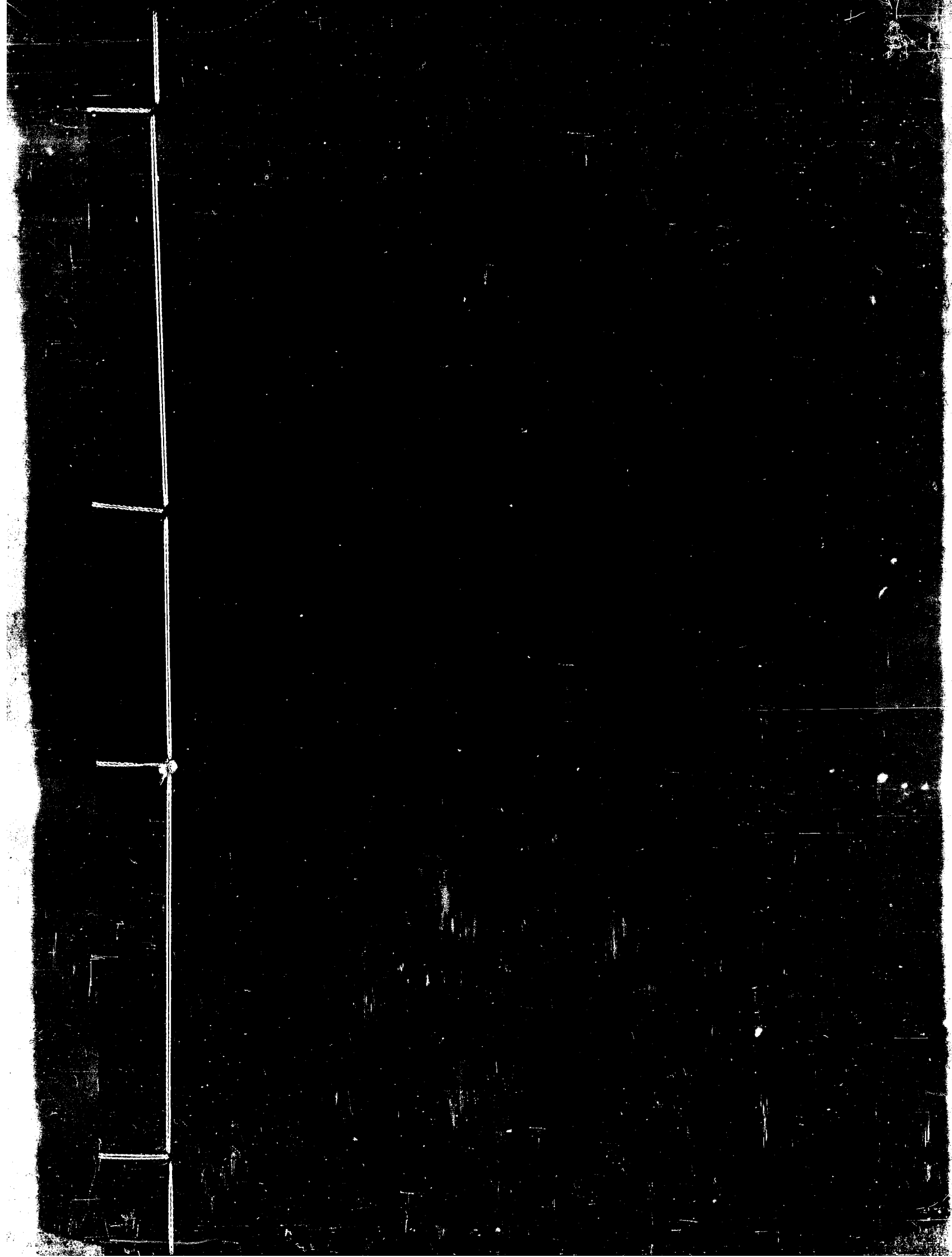
上風俗之厚豈非紫陽翁教化之所濡染歟余未嘗至安
溪然及接鄉前輩復齋陳公緒後五十年繼之者曰菊窩
李侯去七年而太淵繼之歷年如此其久閱人如此其多
甘棠之思希濶如此然則謂邑難治而俗薄不可返古者
豈其然歟太淵以文詞擅雅名嘗為今師垣辨章趙魏公
所知薄速化而甘頡口太淵嗜好豈與世相反哉是行也
使偃室聞絃歌之聲翹館有部注之客不亦昭代之盛舉
乎余既為太淵喜又為邑人賀也君名泳寶祐癸丑進士
竹溪中書君之家子太淵其字也別號方寮

劉棻校集續編卷之七終八



村先生大全集卷之九十八





後村先生大全集一百

九十六卷

宋劉克莊撰

清抄本〔佚名校清翁同書校注〕

三十六冊

共撮 6 捲

① 卷首至卷 32	② 卷 33 ~ 65
③ 卷 66 ~ 98	④ 卷 99 ~ 129
⑤ 卷 130 ~ 162	⑥ 卷 163 ~ 196

本部书未完

续后片卷

书 号 3940

本片卷含卷 66 一卷 98